木

EAST ASIAN LIBRARY
THE CHENG YU TUNG /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S
734
.7
C523
v.8

LIBRARY
OCT 7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三

木

八

木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徐秋芳蘭仲
　　　錢時亮彥揆　編次
烏程　沈一揆存田
　　　姪大奎甯來
歸安　沈愷曾樂存　較閱
　　　男惟翰時何

後編所載之事皆由自吾學編通紀堂行世等書並不敢妄增一字第未經本朝頒定似乎未可盡信茲姑仍其舊說約略成編以自附於朦瞽之義待史館告成此冊竟作覆瓿可也

帝紀

太祖　建文帝

成祖　仁宗
宣宗　英宗
景帝　憲宗
孝宗　武宗
世宗　穆宗
神宗　光宗
熹宗　崇禎帝
雜錄
天文　五行
馬皇后　劉基

徐達　常遇春
沐英　花雲
趙德勝　韓成
濮眞　鄭濂
周顛　冷謙
李得成　胡綱
劉蓮　包實夫
藍玉詹徽　危素
買的里八剌　黃彥清
程濟　張昺
王省　鐵鉉
掰殷　遜國諸臣
方孝孺　卓敬
景清　北征
姚廣孝　胡廣
夏原吉　況鍾
薛瑄　楊榮楊士奇楊溥
北狩　王振

于謙　復辟
李賢　吳與弼　二陳
羅倫　覃吉
劉大夏　傅珪
楊一清　孫燧　許逵
王守仁　錢寧　江彬
大禮　馮恩
楊繼盛　仇鸞
嚴嵩　張居正
潘季馴　海瑞
孫一謙　李贄
張差　楊應龍
移宮　魏忠賢
溫體仁　周延儒
甲申之變　殉難諸臣
明末二賊　載記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同學 費金星長白 沈觀民大觀
徐掄揆載璜 金學基鳳有 參訂

後編

明太祖姓朱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父世珍母陳氏生四子帝最少生之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取衣之自是室中常有異光人疑火往救竟無所見兒時苦多病欲度為僧母不欲年十七值旱蝗父母三兄相繼病歿乃遵先志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

廿一史約論

吳典　余元夔吉甫　述

同學　費金星長白　沈鑑貝大聲

參綸孫載瓚　金學基鳳誥　參訂

紀

明太祖姓朱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父世珍母陳氏

生四子帝最少生之夕有光燭天其守鄰驚而

不散取河水浴之有紅羅浮來取衣之自是室

中常有異光人以為火往救竟無所見比長姿

敘際為僧母不敘年十七值旱蝗父母三兄相繼

謁敘乃道先志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

乞食山北帝遂江淮三載仍歸寺中時邦于興起

兵於滎帝雜歸之于典卒詣將奉帝太監洪國公爲

稱王至正世五

年向皇帝位

建文帝 諱允炆 懿文太子之子 太祖孫

成祖 諱棣 太祖第四子

仁宗 諱高熾 成祖子

宣宗 諱瞻基 仁宗子

英宗 諱祁鎮 宣宗長子

景帝 諱祁鈺 宣宗次子

憲宗 諱見深 英宗長子

孝宗 諱祐樘 憲宗子

武宗 諱厚照 孝宗子

世宗 諱厚熜 興獻王子 憲宗孫

穆宗 諱載坖 世宗子

神宗 諱翊鈞 穆宗子

光宗 諱常洛 神宗子

熹宗 諱由校 光宗子

崇禎帝 諱由檢 光宗子

乏食俱散帝遊江淮三載仍歸寺中時郭子興起兵於濠帝往歸之子興卒諸將奉帝爲吳國公尋稱王至正廿五年即皇帝位

建文帝 諱允炆太祖孫懿文太子之子

成祖 諱棣太祖四子

仁宗 諱高熾成祖子

宣宗 諱瞻基仁宗子

英宗 諱祁鎮宣宗長子

景帝 諱祁鈺宣宗次子

憲宗 諱見深英宗長子

孝宗 諱祐樘憲宗子

武宗 諱厚照孝宗子

世宗 諱厚熜憲宗次子興獻王子

穆宗 諱載垕世宗子

神宗 諱翊鈞穆宗子

光宗 諱常洛神宗子

熹宗 諱由校光宗長子

崇禎帝 諱由檢熹宗弟

鐵冠道人相帝
擒陳埜先釋不殺
詔禁種糯造酒
訪求古今書籍
文武科取士
祀孔子
命太子徧閱農家
拔元官人
碎水晶宮漏
命郡縣立學
于光死節
孫炎死節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

明太祖以淮右布衣托身皇覺。倡大義入濠。郭子興納為館甥。慨然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一時豪俊翕然景從。定都金陵。龍蟠虎踞。然後命將四出。一舉而平西漢。再戰而滅東吳。三駕而克元都。不數年遂成帝業。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戒母后臨朝。禁中官預政。海內號稱熙洽。君臣同樂。共享太平。然求治甚急。嫉惡太嚴。命金吾射孟子。以鄉尹援元。清立官妓於教坊。給夫婦之菹醢。皆非所以培化源也。

見擒梟許羣臣歸養書洪範于座右大學衍義于兩廡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胡惟庸謀逆伏誅賜李善長死徐允讓潘以節孝定生員襴衫江伯兒殺子非孝劉三吾諫易太子

為國用與弟國勝率衆來歸帝問大計對曰金陵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都也先定鼎于此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帝悅尋破金陵元御史福壽死節帝嘉其忠禮葬之。宋濂素寡飲嘗侍宴帝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帝歡笑親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帝讀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與櫬入諫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

○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得其徒丘元清拜太常卿

○帝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傅藻等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與善推步者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

遺詔止諸王會葬

燕王招致異人術士

賜天下田租

更定官制

罷齊泰黃子澄

顏伯瑋父子忠孝

王叔英夫婦死節

明建文帝 在位四年

建文帝生而慈惠人心所向而不保厥終論者多歸咎於削奪諸藩不知燕王蓄志不規即不削奪亦未必不反幸而來朝收之可也乃縱之還國以致靖難兵起命將北征猶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仁矣而實非智炳文既敗以子澄誤薦之李景隆欲其扶危定傾胡可得哉迨煇祖召回金川不守厥飛大內削髮披緇傳已然觀影落江湖之句與太祖半邊月兒之呼事固有先兆者邪

死善黄鉞死節
君瑛鄒華死節
唐子清黄謙死節
王艮廖昇死節
鄒瑾魏冕死節
周是修死節
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熒惑守心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劾王不敬帝勿問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過人酷類先帝而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絶禍本帝覽奏大驚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言此遣之還國。長興侯耿炳文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帝戒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景隆進兵河間燕王聞之呼其小名曰九江膏粱豎子耳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名徐輝祖還京。靖難兵薄金川門景隆等迎之入城大內火帝倉皇無計程濟告以出亡可免帝從其言遂削髮宮中火烈甚傳言帝崩實遯去燕王入宮于煨燼中得一尸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耶。帝頂顱頗偏太祖嘗撫之曰半邊月見知其不克終一夕侍側太祖命咏新月帝詩曰誰將玉指甲搯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悦

軍民爲僧者發戍

周新治西寨賊

劉昌康佑下妻

以孔子裔

隴[illegible]

明成祖在位廿二年

永樂大風取勝天王其戍燕飛帝幾途歌始驗劉璟謂其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所幸即眞之後勤於求治免田租拜孔子御玉椀毀方書求隱逸之賢緩犯贓之罪慎守令之選重風憲之司文淵七人可寄心腹新進二十九人可備顧問遂取順守殆亦貞觀之績耶第輕於殺戮親如三王不克自全一人秉忠赤及九族不獨方侍講三尚書且然而南征北討更無虛日所云三十年殺運未除其信然矣

木文會

唐賽兒作亂伏誅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伏誅

黃河決百餘

[illegible]降

時南北軍交戰自辰至未勝負不分。忽東北風大起塵沙迷目。北軍乘風縱擊南軍大敗。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劉璟逮繫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諱下獄徹髮自經死璟文成公子議論英發究極韜略洪武中嘗名見太祖喜曰眞伯溫兒。諭解縉黃淮以委任腹心至意專與機密復以胡靖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于是選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帝喜曰此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吳王允熥衡王允熞徐王允熙皆降爵不得其死。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陳迪暴昭皆以不屈族誅。初太祖手書問劉基天象事基條荅上言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以其書[illegible]成言殺運三十年未除基曰若使我當國掃[illegible]除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都止西洋取寶

罷湖子巡視官

明仁宗在位一年

洪熙監國時爲讒慝所搆操心慮患已非一朝故登極即由夏原吉於獄咨以國事而御史專責老成科舉兼收南北察吏洽留書姓名感風寒憫恤將士賜繩料之即赦姧黨之竄斥周訥之諫褒劉儁之節賦東減半夏稅減半秋糧減半一切征譏榷節一切官料罷停班班史冊者皆仁政焉雖李時勉之斷劾偶及無辜然終不以一眚掩大德何享祚甫朞帝星遽隕而功化之未竟也吁惜哉

也丁背說
以一音擁大論何克示南其帝星遙闊而功作之未竟
史海哲者十反譏牽持激之勝淵作歿運許德涼不
寰宇疾為舍一切宜譜傳術一切宜講舌許護期
印抜發露之究所為諸之東歎劃後之前國東洋牛夏
收南北察更治習語進各成風寒閾澀游上回論并之
自出頁演古於指令以國事而詢史文其貴者政作家兼
與熙程國得為蒲順所譯擬次戴變己非一朝改遍

元仁宗年
一年

日按人[illegible]宣[illegible]不[illegible]一月[illegible]
已[illegible]其二[illegible]不[illegible]命[illegible]
陳[illegible]入本[illegible]
人[illegible]何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言獄[illegible]
日[illegible]傳[illegible]必[illegible]
其[illegible]傳[illegible]能然[illegible]
入盡曰[illegible]有[illegible]典[illegible]土大臣[illegible]
日[illegible]封[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以其[illegible]
典[illegible]田書[illegible]其文[illegible]
[illegible]圖[illegible]以[illegible]
自令須[illegible]過[illegible]以[illegible]
其[illegible]小[illegible]日[illegible]史[illegible]之可日[illegible]
前[illegible]帝[illegible]臨[illegible]與共[illegible]
何尚書[illegible]原[illegible]城[illegible]北[illegible]

罷朝覲官牧馬

流徙未歸者

業未復

初尙書夏原吉、諫成祖北征、詔繫獄中。成祖崩于榆木、訃至、帝親臨繫所、與共哭、復其原官、令出視事。○諭蹇義曰、御史、朝廷之耳目、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子、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阿順從諛、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愼擇、以濟風紀。○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放奸黨族屬還家、給還田里、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周訥曾請成祖封禪、帝以其獻諛黜之。○諭呂震曰、昔劉儁從征交趾、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于夫、尙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儁少傅、諡節愍。○楊士奇入奏事、帝笑謂蹇義曰、新華蓋來奏事必有理、試其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帝卽命減半。○御史李時勉以時政違節、條陳二十本、帝覽之怒、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未幾、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臣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惟一叔奈何不愛

賜士奇諫上微行

明宣宗在位十年

宣德當高煦之變。銳意親征。旋平大憝。復能保全趙王以篤親親。萬幾之暇。輒諭六科。凡一言一令必待覆奏而後行。初未嘗作聰明亂舊章也。不諱日食。不賀騶虞。不信異端。不親閹寺。豳圖織婦。訓誡同風。招隱猗蘭。四言比美。何一非盛事乎。而元首股肱。一堂喜起。遊西苑。泛太液。樂嘉魚。不啻卷阿繼響矣。若夫張燈內苑。不無自滿之心。而胡后廢。戴綸死。陳祚囚。交南棄。論者往往有遺憾焉。

卻兀剌王進玉璽

舍輿皇見

冢皇見

成祖次子漢王高煦反帝親征之執至京鎖縶大內一日往觀煦仲一足勾帝仆地帝怒命壯士舁銅缸覆煦煦有力負缸起積炭如山舉火而焚之須臾銅鎔煦人死○高煦既擒尚書陳山請乘勝襲執趙王楊士奇力諫不可帝遂還京他日謂士奇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帝曰然○日當食陰雨不見胡濙請賀帝勿許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帝諭勿賀○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帝曰古之人君皆享國綿遠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宋徽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人終不悟甚可嘆也○御製織婦豳風詩猗蘭操四言招隱詩以賜羣臣○張輔等從帝遊西苑詔許乘馬登山復上御舟泛太液池賜士奇等鯖魚醇酒并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冊立孫貴妃為后胡后退居別宮賜號靜慈仙師○戴綸以諫獵見忤下獄死○陳祚馳疏勸御經筵講衍義帝怒曰大學不知豈堪作皇帝逮繫獄○安南向隸郡縣至是黎利請封帝竟棄之

明建文死難諸臣

許瑄不拜恩私門

赦光胥御階

曹吉祥謀亂伏誅

明英宗 在位十四年 後復位八年

正統初政可觀皆文中堯舜所爲後則生殺之權盡歸王振内治不修邊疆不守居庸紫荆等關悉爲北騎坦途矣也先入寇挾帝親征遂蒙塵於土木幸中華有主帝得生還景泰八年倉皇復位以元矢順石亨等假奪門迎駕之功竟令少保于謙寃沉東市傷哉但復辟以來從諫如流知人善任加胡后之徽號出慮人於鳳翔詣篤尊親而後事處分言闗大體何一非從憂慮中悔悟來耶

平浙閩盜葉宗留鄧茂七陳鑑胡等

麓川思任誅發伏誅

熒惑入南斗

星中有聲如雷

皇太后張氏號女中堯舜臨崩語大臣曰朝廷大事尚有二事未辦一建文之號宜復一方孝孺之禁宜開時禁人藏孝孺書者斬○北虜也先大舉入寇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帝親征至土木爲虜擄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蹊谷連日飢餓始得達闕京師大震太后命郕王代政未幾即位尊帝爲太上皇○也先送上皇還京居南宮景帝不豫石亨知必不起與張軏等謀迎上皇復位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等薄南宮城毀垣而入共掖上皇登輿忽星月交輝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對某某遂升奉天殿復位羣臣入賀○追謚宣德廢后胡氏爲恭讓章皇后○遣建庶人出居鳳陽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建文君次子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牛羊皆不識○帝不豫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殯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李賢等見之嘆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及此

明景帝在位七年

景泰初監國繼登基適當其會一意固守反危爲安功亦不小惟迎復一事未見眞情迨喜寧誅李楊使也先伯顏羅拜餞行此中具有天意英宗駕歸都人歡躍帝雖飾辭遜位而旋易皇嗣南城伐樹已見猜膺之心矣科旨而加酷刑迎附而膺濫賞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何爲者哉見濟既殞帝亦不諱乾象時在今夕上皇仍居大位太后復帝爲郕王矣兩帝兩帝還我土地謠果驗歟

項文耀爲于謙妾

尖嵗旋星俱晝見

太監喜寧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且不欲送還上皇上皇與袁彬謀遣寧傳命人京密囑誅之虜失其鄉導遂厭兵。李實奉使至虜營見上皇上皇泫然淚下也先置酒宴賚賚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是个開人我還你們你同去奏知要差大臣來迎及楊善使至也先遂設宴餞上皇行自彈琵琶妻妾奉酒明日伯顏亦餞行又明日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自羅拜而别伯顏等護送至野狐嶺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廢英宗太子見深立子見濟未幾濟卒。上皇在南宮御史某言南城冬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懼甚。鍾同章綸勸帝朝上皇復沂王爲太子帝槩加酷刑而迎附者陞賞甚濫時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石亨與徐有貞謀復上皇有貞覽乾象曰時在今夕不可失也。正統初京師閭巷小兒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蓋兩帝者與弟郕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復辟也

羅倫出諫復河套

以木匠蒯祥為侍郎

萬安諂貴妃阿宗

萬歲閣老

千郎陽盜劉

刁斤石和尚

李孜子等

明憲宗在位廿三年

成化崇事兩宮。定慈懿太后之號。忘郕王易儲之嫌。釋陳江之戍。邊復于謙之故秩。甚盛烈也。及彭商去位。劉萬秉鈞。羣小盈廷。帝心輒改。前之敦崇儉約。後則百度俱靡矣。前之減省賦役。後則進奉多門矣。帝惟以汪直為腹心。以李孜省僧繼曉為耳目。凡屬直諫。並謫遠州。使天下以言為諱。而異術縱橫。羣奄噂沓。雖有阿丑詠諧。懷恩抗直。亦不能盡除其黨。故君子謂其寵宦官。塞言路。惑異端。有三大弊政云。

平凉原盜發

四

貢東雨雹大如斗

陝西有大如牛

星隕有聲

梁山屢震

尊聖母錢后爲慈懿皇太后生母周貴妃爲皇太后○陳循江淵詔還鄉○彭時卒商輅去萬安劉吉繼相○汪直者大藤峽猺獞也以幼男入禁中帝寵用之凡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李孜省嘗爲吏坐贓問充軍遯至京師貪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掌通政司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僧繼曉者始以邪食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貪緣入禁中得售其術尊爲善世賜珠寶無算乃奏毀民居建佛寺林俊上疏極諫帝大怒下俊獄張黻論救亦下獄並杖謫○上張吉丁璣敖毓元俱奏劾孜省繼曉罪惡被謫○中官阿丑善詼諧頗有東方朔之風一日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罵如故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即驚避帖然或問故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指王陳二人也未幾直亦見斥○懷恩亦中官能時時直諫帝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

李文祥題圖鴞

[illegible]

將天子宮知稼穡

彭韶士臨場賦詩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

弘治仁孝謙恭與四相從容顧問眞一德一心之會也萬尹俱罷即劉綿花亦不能安身而致省伏誅趙鄧並戊使天下知左道之不可亂正是以臺閣諸人率多碩彥邊方將佐盡屬干城且與張皇后琴瑟專一終身鮮近嬪御尤為古今僅事所可惜者無益之齋醮未盡罷無例之傳奉未盡除寺觀之修葺未盡停貪婪之內官未盡斥而鄒智之貶湯鼐劉槩之戍楊茂仁李夢陽之獄皆非盛世所宜有耳

猶昔非盛世所宜有耳。

未盡所言繇舒之取遇鏡創敷之成。□沒六年□□□之

無倒之傳舉未盡。除共譏之愈其未盡。□合□之西宮

迹。資世大為古今。值事所可法者。無益之齋興未盡。

變。方得在蒞屬十數。因與議皇后。學安寧。一□上往

以便天下知古道之不可亂。正是以臺閣諸人亭遂流

為其供體。因以行群兼不能安。守而效曾大□遺□□

以治仁義廉潔。與西用從容顧問。其一德一心之所造

明仁宗在位十八年

案各行天地間
真西山[illegible]

讀八[illegible]
真[illegible]人[illegible]

識[illegible]
一拙十世之[illegible]

帝前近消下部獄既而釋之
書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illegible]貴戚[illegible]大人與
知○壬[illegible]李夢陽上疏指[illegible]又[illegible]與
年[illegible]李[illegible]與仁[illegible]上言[illegible]分而則民[illegible]
夏又詞[illegible]與[illegible]上[illegible]分[illegible]則民之[illegible]大[illegible]
東[illegible]萬[illegible]而[illegible]忠[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一[illegible]知[illegible]只此[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士大[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人[illegible]
其[illegible]人同心[illegible]人[illegible]
四相[illegible]李東[illegible]

一哲十哲之
諡

有熊火入城宜
慎火

京師風霾
各省天鳴地
震

四相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溥諫撰三清樂章帝納其言健與李謝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鄒智上疏言少師萬安少保尹直等皆小人宜退疏入不報未幾俱罷○人呼少師劉吉爲劉綿花以其愈彈而愈起也○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辭諸戍○劉吉嗾魏璋劾御史湯鼐與知州劉概妄言朝政又嫉庶吉士鄒智因入智名下詔獄坐妖言罪死上恕上疏極諫乃改戍鼐概降智吏目智獄中寫懷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餅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忠愛之意溢于言表○山東副使楊茂仁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鋭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專委大夏典等切齒誣茂仁妖言遠繫獄科道諭救乃謫長沙同知○主事李夢陽上疏指斥貴戚皇后母金夫人與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曰在帝前泣訴下詔獄旣而釋之

焦芳入閣肆意爲奸
安化王寘鐇謀反伏誅
皇甫瑞稱順天王伏誅
鄢本恕稱括地王伏誅
廖惠稱掃地王伏誅
曹甫稱順天王伏誅
劉六等猖獗
總督陶琰再撫桃源賊

明武宗 在位十六年

正德寵任劉瑾八黨竝起謂弓馬鷹犬無損萬幾雖有以死報國之韓文猶不能勝奄官之勢伴食中書何益哉葷禍甫消帝忽欲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徧覩宇內滿朝死諫槩加杖斥雖駕不果行亦大損國體矣由是宦輕而顏民窮而盜斜紛不已宸濠復叛賴王守仁起兵贛州元兇就擒而帝則假此出巡久駐南京至豹房大漸乃曰前此皆由朕誤今當與輔臣議處晚矣

巡撫剿南平
顗賊
參政胡世寧
等平東鄉賊
副使周憲戰
死華林賊
知府李承勳
平靖安賊
李子龍頭作
凶宿食
合僧與婦女
共戲迎春
黃河清
慶雲見軫星
年王端生

時內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號為八黨。戶部尚書韓文毅然起曰、吾年足矣、不死、不足報國。乃上疏乞將瑾等明正典刑。不報。尋罷職、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李東陽為少師。時有人密投詩曰、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崖之病。○帝欲自稱朱壽巡邊、命梁儲草敕。儲不允、以手劍逼之。儲曰、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帝方悟、乃止。又欲徧觀宇內。舒芬等一百八十餘人、皆以死諫。受杖貶斥、死者陸震、余廷瓚、馬涇等十餘人。時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盜賊甚熾。有趙風子者、兵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遁去。賊發其塚、取其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進攻鈞州、不克。欲屠之、以馬文升家在圍中、遂引去。未幾、群盜俱敗。○王守仁討平宸濠、捷音未至、而帝已下詔南征。群臣屢請回鑾、不聽。復有遊蘇杭浙湖湘、登武當意。畿內郡縣苦之。明年還京、崩于豹房。

毀佛像於崇
大同軍亂胡
瓚討平之
張璁議改奉
孔子爲先師
易木主
以文康榮靖
四字謚邵元
節
旌表節婦胡
氏
除禁中佛殿
及像
撤元世祖神
主

明世宗 在位四十五年

嘉靖奉詔至京。久旱忽雨。識者知爲中興之兆。嗣位議禮。舉朝沸騰。夫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經也。何張璁桂蕚等藉爲干進之階。逞私創議。進號配天。其能逃公論也邪。尤可異者。帝號長生聖智帝君。不御萬幾。一任嚴嵩父子。招權納賄。趙文華鄢懋卿黨惡爲奸。致夏言曾銑楊繼盛諸公俱罹冤獄。猜嫌戮辱。薄於君臣。二王不見。薄於父子。西苑不返。薄於夫婦。徒信方士。卒殞厥身。四十五年。過不辭也。

一頁確備賑
海賊汪直入
寇伏誅
趙文華比倭
寇尤烈
宗禮禦倭三
戰三捷
寇從光大破
倭賊
五星聚於室
金星四見
星隕如斗
金星晝見與
日爭明
一[illegible]沈[illegible]男

南北科道沈良材等各劾嚴嵩貪婪狡猾，其子世蕃招權納賄，蠧國助虜欺，不報。○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帝壯之，下部議，不決。○銑劾仇鸞科歛士卒，但捷單機，諸奪俸。○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夏言和同附會，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傅，逮銑詣京，詔訊。仇鸞先被銑劾，因訐銑剋取軍糧，倡復河套，謀自解罪。法司會擬銑異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寃之。坐夏言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亟遣之，遂斬言于市。○郎中徐學詩疏劾嚴嵩父子，下獄，即訊。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發戍。○主事海瑞上疏曰：陛下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謬辱臣子，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諸臣猶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已死，彼既不能自保其身，陛下何獨[illegible]其術乎。帝怒，詔下獄。

讀以勸上諫

給事

禁民間改竪

[illegible]囚

[illegible]

明穆宗在位六年

隆慶帝立即釋海瑞於獄中舉直也贈王守仁之爵報功也賜楊繼盛之謚旌忠也鄢懋卿戍邊王金等論死徐杲等除名錯枉也凡先朝建言諸臣生者錄用死者優恤開言路也帝之諸政誠甚善矣若乃廷杖石星禁錮李芳詹仰庇編氓劉體乾閒住王濟四事之疏留中不報孫承芳奏內宮設八誣以反染其失德又何多歟所以天開地陷陰陽不和男化女人藥生桃李紛紛告異也

許明生男

許瑄從祀孔子

[illegible]

亂伏誅

穆宗

王金等方士也徐杲等以工役冒躐八座爲太保苑馬者二人布政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帝心惡之至是下吏部議革○科臣石星上六事一曰養聖躬二曰勤聖學三曰勤視朝四曰速俞允五曰廣聽納六曰察讒譖疏入詔廷杖削籍○中官李芳數以直諫忤旨詔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尚書毛愷言刑人于事與衆共之非特杖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帝曰芳無禮第錮之○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鼇山修聖宮苑花欄龍鳳秋千奧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群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帝怒命錦衣衛治杖百編氓○劉體乾爲戶部尚書凡取買眞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一詘之請停取買有旨著閒住○給事王治上四事其議廟典謂獻皇雖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嘗北面而事之乃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在獻皇心有不安云云不報

寧夏哱拜作亂伏誅
張居正進御屏
潘季馴河工成
張佳胤定浙二亂
李如松平寧夏叛首哱拜
楊東明進飢民圖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

萬曆十齡踐祚。政在江陵。然起海瑞爲南都御史。用李成梁戚繼光爲總兵。知詹沂楊時喬李廷機不受書帕。諭王錫爵于愼行葉向高共濟時艱。亦知人善任矣。獨是溺志宮闈。遲留建儲。妖書梃擊。幾不全慈孝之恩。而四十八年中。好逸好疑好勝好貨。疏一槩留中。礦稅紛紛四出。用兵旣非所長。邊事日且敗壞。東林浙黨水火紛爭。皆帝之養成癰毒。不可救藥也。惟復建文年號。史臣稱爲盛德云。

史臣評論云。
大節乎哲帝之義成難。弊不可救藥也。惟從造文字說。
帝四世用兵既非所長。盜事日且敗。以東林黨。
四十八年中日造於好勝游貨讒。一衆間中。須稅
是謂去言國運者其猶。救拄擊。發不全盛者之且面
諸王發諸。方言決。濟勝。職亦州入皆在。守獨
成朱成鑑光朝可。信所惕激行李。機不愛。斯間
蓋爵十餘歲。東年三五。國發逃滸諸行曲潘油史川字
明神宗十八年

丙辰會錄斷
公絕六
鄭倚賢死節
社松劉綎俱
戰沒
東方白氣亘
天
五星聚于東
方
正陽門河水
赤如濺血

申時行等交章請立東宮帝怒其激聒諭曰如大小
文武官不來瀆擾便于明年冊立如再來激聒直到
十五年冊立于是諸臣靜聽至是猶未降旨○王錫爵
岳元聲等各疏進諫終不允止命出閣就學○東宮
既立忽有投匿名文書于各署者大約言鄭妃欲危
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竑議于是捕妖書甚急擬孽郎
張差事○御史張養素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
冢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戶曹三疏
諫闕不曠不納卧閣九疏僅行取不報爭正事則十疏
而九不行過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二曰科道漸輕
西臺東省列署半空豺狼利于不問狐鼠便于縱橫
一曰撫按漸輕一曰進獻漸重王百戶捏無影之異
寶驪久絕之侯張王薄購無用之白鹿復巳華之官
一曰內差漸重太祖戒內監不干外事邇來中使紛
然陛下謂幹辦必須家奴豈期盡悞國事耶又曰陛
下之成心有四一曰好逸二曰好疑三曰好勝四曰
好貨○顧憲成講學于東林故楊時書院也鄒
元標孫丕揚等咸附之而沈一貫等遂立浙黨

部肅朝儀

史永安疏陳交濟之道

明光宗 一月

泰昌神宗之元子生母恭妃偪於鄭妃無寵神宗崩帝即傳令旨進封鄭氏雖不合例亦克遵遺命而又停止礦稅發帑犒邊何其急先務也封建諸王復爵王賜祿親厚矣起先帝所斥言官詐相臣內外兼用任職皆矣冊立東宮所重者國本議滅務冤所恤者民命登極未匝月奮政不勝書天下方引領以望太平而忽以女婢之御而至疾紅丸之進而賓天遐侍可為其罪烏可逭哉

楊漣論鄭貴妃封后

清問如亦出卷三

初張居正奪情視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交章劾之皆受杖遣戍時鄒元標憤甚視四人杖畢上疏亦杖戍至是陞大理寺卿○神宗爲挺擊事下劉光復獄駙馬王昺疏救亦革職至是復昺起光復爲光祿寺丞○李選侍以女婢進上上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羣臣上書輔臣責以用藥乖方之故給事楊漣首劾之上名諸臣入目視楊漣久之各諭以國事復諭冊封之李選侍爲貴妃是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上服之夜崩時中外喧譁爭罪李可灼而輔臣方從哲方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上疏攻票罰俸一年鄭宗周惠世楊漣交章請究醫藥奸黨并劾從哲疏入從哲自請削奪給事魏大中上言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從文昇之逆不遡之張泰不明方從哲等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不悉時先後彈駁者王之宋汪應蛟等四十一人天啓二年吏部尚書張問達等公奏定昇有旨崔文昇李可灼俱遣戍末幾免可灼戍忠賢擅權又以家舅督漕運崇禎元年仍遣戍

[illegible]嶽 [illegible]宗明熹宗 [illegible]稱大梁王伏誅 安邦彥據水西稱四裔大[illegible] [illegible]老伏誅 [illegible]東徐鴻儒[illegible]白蓮教聚衆[illegible]伏誅 [illegible]州王好賢[illegible]聞香教張眾[illegible]陷伏誅 [illegible]用于弘志[illegible]金[illegible]聚眾作亂伏誅 周宗建言遣

明熹宗　七年　[illegible]

天啓時內外知有魏忠賢。不知有帝。而奉聖夫人客氏又以妖冶之資。表裏爲奸。勢同猶附。楊漣參其二十四罪言言刺血。帝不能察。反降旨切責之。於是南北正臣先後申疏。一時俱斥。而萬燝吳懷賢輩斃於杖下。周宗建繆昌期等。斃於獄中。逮高攀龍有溺池之慘。逮周順昌致五人之變。女子小人。朋淫不道若此。而猶加恩三等。貧姪俱廕。迨彌留之際。又眷眷以任用忠賢爲囑。眞所謂至死不悟者也。

事褒于大臣
無疵
楊漣字如楨
小悟上機否
擬有
祁承忠璉一
貴死節
高邦佐留秘
山死節
張振德一門
死節
淩義長與宗
知縣石有恒
河唐廣麟
潮大臣陞巳
日本四國赤
象成聖如人

郎中萬燝參劾忠賢有旨杖一百革職閣臣葉向高疏救纔入而燝已杖斃矣○中書吳懷賢閱楊漣疏擊節痛快加圈點旁註當郎時安置等語時工部吳昌期作瑞撤回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忠賢聞之矯旨下獄斃之杖下○周宗建屢疏劾客魏被逮箠楚較衆吏毒錦衣許顯純曰此時尚能詭魏公目不識丁否卒斃于獄○繆昌期與試策語侵忠賢啣之不即發後忠賢造墳道人乞蔡碑不許遂逮之斃于獄諸如左光斗楊漣魏大中袁化中惠世揚黃尊素周起元鄒維璉王之宋等俱斃于獄○有旨逮高攀龍明日開讀前一夜不登詣溺園池死有遺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意君恩未報願結來生○魏大中被逮過吳吏部周順昌哭而送之約為婚姻忠賢怒擬旨遣官旋逮順昌至蘇州開讀日為百姓顏佩韋等擊死逃撫毛一鷺懼匿廁中順昌聞行赴京死于獄贊奏附民變有旨拿佩韋等五人斬之枯崇有五人之墓

禁衣飾僭侈
戒廷臣結交
近侍
詔毀三朝要
典
賊陷鳳陽焚
皇陵留守朱
國戰死
洪雲蒸矢死
報國
下罪己詔
毀逆祠括總
由元飾

明崇禎帝在位十七年

崇禎起自信府。其勢孤危。而聲色不形。旋除逆璫。盡智勇深沉哉。敬天勤民。虛懷納諫。即宵衣旰食。何以加焉。第因濆生猜嫌。激成愎然。時多亡國之臣。非盡帝過耳。要之神祖倦勤。王綱久廢。熹宗憒昏。元氣潛消。撥首若溫周。既少匡時之略。盜魁如張李。更多慘殺之殃。以致民不聊生。災書並至。迨彰義門啓。帝實無可如何。殉節煤山。烈也。與社稷俱盡。義也。書標垂諭。勿傷百姓。仁也。吁嗟乎。帝豈古亡國之君所可同日語哉。

鄉會試兼武
經書策放榜
後習騎射
命大學士楊
嗣昌督師
熊文燦撫市
設裕國足民
奇謀異勇科
論入覲官薦
將才
星入月中國
被兵亾
帝星下移

流賊內逼，帝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有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者，上怒曰，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多談。○彰義門啓，李自成大隊疾驅潛進，殺掠，內城陷，上同太監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命成國公提督軍事，夾輔東宮，猶呼進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后自經，名公主至，揮刃斷左臂，手慄而止，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少頃，易靴，持三眼鎗，雜內豎出東華門，天且曙矣，上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仍回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亭自經，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己自成屍去

大清定鼎，明亡

雜錄

天文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人在下故日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即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或木一歲而殿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塡讀如鎭以鎭靜爲體讀如用以塡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七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

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衢度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元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氐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鉤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敘御于主所箕承而播揚簸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邑荒也斗主爲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夫女耕其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墳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豊聚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奎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

婁主苑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顯遊。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埜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廚木，又爲天廚，主饗燕事。星爲衣明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顯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也。

五行

成化中，京師時有一物，負黑氣而來，其疾如風，無所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大

貍蓋黑眚也。　正德中，文安縣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不啻百萬。　萬曆中，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啣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羣盜姓名于牌而鬬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滅活爲勝負，有曰闖，曰獻，曰大順，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時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讀客與楷，茄又轉音，魏客之兆也。　天啟中，沅陵縣民家，牸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剖殺之，一心三胃，又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嘴猪身，人腿隻眼。　陝西怪鼠，狀若貍，長一尺八寸，肉翅足在翅中，剖之，腹有升黍。　童謠云，天下兵起遍地皆烟，未幾閩人有烟艸，名曰烟，云可以已寒療疾，亦火異也。　崇禎即位之日，將就寶座，而大聲發于殿西，若天崩地塌然，使馬皆驚，百僚震恐，上亦爲之悚動，議者曰，西方其有事乎，此鼓妖也。　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藁小函一，卷題云，天啟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內侍得之奏上，上不閱。　建極殿鴟吻中有

耆佗殺娘曰苦苦其聲澌大後作犬吠聲三日夜不止

五年河南艸生戰鬬狀有人馬形皆若被甲持矛馳
驅料結。又孟縣民家墓上生蒲萄艸夏抽新條條列
萬狀有美人者有達官者爲龍鳳爲龜麟爲雀魚蛇鳳
爲蟬爲孔雀鸚鵡翡翠生動善畫不及也又有商人自
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具
九年曲阜縣孔廟聖像兩目淚流如汗三月夜十六
年上將祭太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
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是年人見太廟中鬼
皆呼嘯而出又一冬雷霆不止次日廟中神主或橫或
倒諸銅器俱爲雷火所擊融而成灰甚至鳳陽祖陵悲
號震動兩年不止南京孝陵夜哭　錢塘江木柹化爲
魚漁人網獲之有首尾未變者木如故　時大疫人鬼
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乃置水投之有
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墻上及屋脊行走揶
揄居人每夜則慟哭咆哮聞之有聲逐之有影　十七
年甲申正月朔大風霾占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二月
星隕如雨六月後四川日月無光赤如血人仰視北斗

不復見、有大星出西方、芒燄閃爍、搖蕩不定、是時張獻忠屠蜀至滅後方隱、萬曆三十四年五月丁丑、有星自西北流東北、大如盂、赤色有光、是爲李自成生于米脂之歲、自成與獻忠、同歲生、

成都東門外、有鎖江橋、橋畔有廻瀾塔、萬曆中、布政余一龍修、張獻忠破蜀後、登塔、惡見成都城池宮殿、因毀之、掘地、得一古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獻忠以一箭死、廼知簫不用竹、乃肅字也、

沅州銅仁界、掘出一古碑、上有字二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

馬皇后

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及冊爲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嘗倉卒自忍饑、懷糗與餌食矣、比之豆粥麥飯、其困

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時，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嫌釋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為寬解，卒免于患。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主忘昔日貧賤耶？朕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龍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當為天地惜物也。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或震怒，伺宮，必諭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已有梟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致殺。冤者竟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悅從之。吳興沈萬三家富敵國，上欲殺之，后諫曰：彼雖富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遂得免。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后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服藥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諸醫乎？遂崩。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

郭子典

子典、定遠人，起兵據濠。時上在皇覺寺，欲入城避兵，乃

祝伽藍神卜筊得吉遂往子興奇之以養女馬氏妻焉子興有二子惡上威名陰置毒酒中邀上飲上已覺猶應諾即與偕行二子喜其墮計追至中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躍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此反人勢不去二子問故上曰纔上天說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股栗謝去自是不知所終子興卒上統其軍洪武元年贈滁陽王又有濠人郭子英者隷滁陽王避其名止稱興上在王甥館與備宿衛多武功郭英乃其弟也

劉基

字伯溫青田人年十四通春秋能文章長務理學尤精天文兵法元泰進士丞高安廉節有名尋以浙江副提舉歸隱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會道原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基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又授處州總管府判薄其官棄歸著郁離子十卷或說以勾踐事業笑曰生平惡谷珍士誠輩所爲今乃效尤可乎會上定括蒼指乾象曰此豈人力耶孫炎以上命來聘遂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適陳氏入寇獻計者或曰降便或曰鍾山有王

氣奔據之便或曰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基獨不言上名問對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上曰先生計將安出曰臣計莫若傾府庫開志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擊之取威制敵成王業在此時也上喜用其言奮擊大破之會中書省設座奉小明王基大怒曰何爲奉牧豎者爲因上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遂定計取天下 當是時漢吳爲敵衆謂蘇湖地肥饒宜先取基曰士誠自守虜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漢漢滅吳直囊中物耳會漢再攻洪都上西征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基密言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滅漢還上議取吳取中原基籌謀居多 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上亦禮重之稱老先生不名又曰卿吾子房也賜語云學爲帝師才本王佐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初基與同郡葉琛章溢金華宋濂同被名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 基卒之先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戒勿習俟服闋即馳上又曰上或思我問遺言願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勢要害宜與京師聲勢聯絡比基討

至上急索天文諸書璉即奉匱出授使者上之

徐達

達用兵如神善拊循其下得壯士與謀輒不殺恩結爲我用所至民皆不擾歸朝單車垂橐生平無聲酒伎勝之好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在北平疽發背而薨上奔赴慟哭輟朝愴然謂羣臣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御製神道碑子輝祖秉節無二嘗爲大將北征燕王下京師不屈死增壽機警勇敢謹實無過而歸心燕王燕師起爲內詗建文手劍斷其腰燕王入撫尸而哭之追封賜謚子孫襲爵

常遇春

遇春膂力絕人猿臂善射從羣盜劉聚聚好鹵掠心薄之上駐兵和陽遇春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即迎拜請爲先鋒上弗許曰能相從渡江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既取太平遂大用元主走開平遇春追北數百里獲輜重無數師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十遇春長于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未嘗敗北所向克捷自言能

將十萬橫行天下人稱常十萬一時推名將者曰徐常而上亦均重之

沐英

英定遠人上起兵收之從國姓或曰原姓李後嘗敗上曰毋李爾李毋朱我朱單曰木比征雲南曰南方火也當克不當生乃定姓沐雲南平命英世鎮其地英在鎮事事修舉尤好典故嘗於壁間大書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二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表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又有馬癖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支遁一僧耳猶愛其神駿畜之吾將也馳逐于兩陣順吾驅策與吾一心以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年四十八以中風卒 按雲南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生九男曰九隆族分九十九部渠酋有六各號曰詔夷語謂詔爲王至漢族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傳十七世至龍祐那蜀漢建興中封爲酋長賜姓張氏又十六世曰張樂進求隋史萬歲破之唐武德七年遜位于蒙氏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代張氏立國號

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傳十三世凡三百十年其臣鄭買嗣奪之三傳歷廿六年楊干貞奪之推立清平趙善政凡十月于貞又奪之凡二年段思平逐之據其地國號大理數十傳至興智爲元憲宗所滅世祖封第五子爲雲南王鎭其地仍錄用段氏子孫雲南王死其子嗣爲梁王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分據其地又有十一總管之號焉太祖既定天下雲南梁王未歸遣使招諭輒爲所害于是命傳友德藍玉沐英等討平之

花雲

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瑗死之雲亦被縛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碎其首縛于舟檣衆射殺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聞雲就縛抱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城破吾夫必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之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兒逃遇漢軍虜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遏拔木中伴諾乘間投漁家脫簪資令善視之王師既破友諒孫往漁家覘兒故在[illegible]

江、遇僨軍奪舟、棄江中、烝抱兒、遇斷木浮至、附入葦灘
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
雷老、告之故、與俱行、始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
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兒時八歲
賜名煒、官至指揮僉事、

趙德勝

友諒之圍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德勝先後死者、劉齊
朱潛、許圭、牛海龍、程國勝、李繼先、趙旺、葉琛、葉思成、趙
天麟、徐明、張子明、張德山、夏茂成、凡十四人、皆廟祀南
昌、其死而未入祀者、朱華、霍輝二人、

韓成

鄱陽之戰、上亦屢瀕于危、一日被圍莫解、成請服上龍
袍冠冕、對賊衆投水中、圍乃解、後建忠臣祠于康郎山
祀死事臣三十六人、以成爲首、

濮眞

眞以都督僉事、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
不從、王怒、欲兵之、眞大罵曰、夸虜、吾大丈夫、有赤心、肯
從汝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

上嘉眞忠節、其子璵、方在襁褓、即封侯、

鄭濂鄭湜

濂、浦江人、其家十世敎子孫勿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無敢私、諸婦惟事女紅、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不食、其所感如此、後被人妄許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濂係宗長、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人、誣之耳、擢湜爲參政、上問濂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

周顚

顚性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上、必曰告太平、上厭之、命覆以甕、積薪煅之、火息啟視、顚正坐宴然、征陳友諒、上問此行何如、顚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顚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從行至皖城、苦無風、問顚、顚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胆不行、便無風、行不三里、果大風、倏忽達小孤山、

冷謙

謙嘗得仙術，有友人貧，謙曰：吾指汝一所，勿過取。乃于壁間画一門，令入之，藏內帑也。其人忿取，歸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得所遺引，鞫其人，訊之，因謙。謙將至，曰渴甚，命以瓶飲，遂入瓶。捕者持瓶至御前，上詰之，乃于瓶中應聲。上碎其瓶，片片皆應。他日出，上命制九奏樂章。

李得成

得成父早亡。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拒馬河，日已暮，追者在後，母前臨崖，度不得脫，因投河死。得成年纔十三，居嘗痛母及父。既長，立象，搏土為馬，與其妻衛勒負薪，朝夕立側，若待母出水而乘之與父合者。方冬月大雨雪，河冰甚厚，得成夢母與語曰：我處冰下，寒甚。覺而大慟，與妻膝行至河濱，裸而臥冰上，心口惟念若冰化，冰母會有出時。其妻亦跣，即臥所，如是者七日，冰忽化，冰可十餘畝，母恍惚若有見。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歸。洪武中，舉孝廉，官尚寶司丞。永樂初，陞陝西布政，卒于官。

胡剛

剛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死，剛馳

馬楊殷監斬時剛往省父立河上求渡聞之遂裸跣泅河而至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切楊憐而奏宥其父同坐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頌

劉謹

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吾越何方或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之遙拜年十三毅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即治裝為尋父計時歲杪初服道路荊楚衆勸勿行卒不能尼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于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于是復歸攜其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未能自立于是又復歸悉鬻其家貲以往蓋三往返始得歸其父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為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偉為傳其事後子孫相繼科第人稱天道

包實夫

實夫進賢人明經力學館于邑之太常里其冬歸省夜

往道遇虎進退莫避虎前伏頰拜者徐卿其衣之左腋曳行至林莽中釋而蹲實夫亦對虎而跪謂虎曰將啗我哉命也奚憾吾有父母年七十餘能容我畢養吾屬苟存終還汝啗虎起曳實夫歸復至故處舍之去人稱孝感

藍玉詹徽

玉北征還朝上諭曰爾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汚亂又嘗特遣人入城覘視此豈人臣之道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卒德改行以贖厥修玉頓首謝初擬封梁國公緣是改封涼國公後以不得加太師爲逆謀上集廷訊玉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

危素

素撫州人元臣與同邑黄冔約危難冔果投井素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亡國史也徐達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微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

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遂謫和
州踰年而死

買的里八剌

買的里八剌元主孫也李文忠遣送至京省臣楊憲等
請獻俘于廟上曰古雖有獻俘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
憲曰武王事未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
世充若遇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亦中國主獻
俘之禮不忍加之封爲崇禮侯賜第龍山西四年遣之
北還臨行諭曰爾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爾年幼今
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

黃彥清

建文朝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
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
遺一包舉以授之又見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
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入朝備
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年三興何以過此上曰昨
日宮中二人毆譁聲徹內朕諭曰朕寬刑尚德爾獨犯
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體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

瓊屏然感愧自責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敢當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相爭是常事陛下引為己過愈見盛德

程濟

濟為岳池教諭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及期無兵殺臣未晚節囚之靖難兵起乃赦濟于獄擢為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序功濟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意後文皇見碑大怒椎之遽止曰為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族濟姓名獨在沒斷處得免建文出亡濟從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行來往莫知所終濟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曰願為忠臣濟曰願為智士其後翔卒死難濟卒遁迹

張昺

時藩王相繼告變分命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命讓燕王昺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王稱疾不出長吏葛誠謂昺曰王無恙昺不信張玉

未能請王起兵王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令
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王盡縛官校置庭中名昺貴入
與械去昺以爲王見兵大集暑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
廷不妥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
王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廹耳昺不服死之謝
貴葛誠亦被殺指揮彭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
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殺之

王省

省爲德州教諭靖難兵入省坐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
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相向大哭觸柱而死

鐵鉉

鉉爲山東參政與參軍高巍統兵盛庸守濟南靖難兵
圍城鉉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燕王入急
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譟罵燕王大怒乃以礮擊
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遂不敢擊舍之南去
即陞鉉兵部尚書靖難兵渡江鉉感憤欲自裁文皇登
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屈令一顧終不
可得割其耳鼻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

殷尚高后長女鎮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殷拒之王遺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殷割使者耳鼻口授荅詞曰留口與燕王言君父之恩義不可違燕王不得道乃渡泗水攻盛庸庸敗遂破盱眙直趨揚州至儀真革命日殷聞之大慟欲死文皇廹公主齧指血爲書以招殷殷至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文皇恨之尋爲讐家擠死笪橋下公主疑出上意牽衣大哭曰駙馬安在文皇笑解之官其二子

遜國諸臣

靖難兵入帝欲自裁程濟勸止適內官昇一紅篋至云太祖所遺囑臨大難當發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發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爲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

EAST ASIAN LIBRARY

御史葉齊賢緣淼門臣名賢應賢無識亦混髮各易去
淫新門爲帝流髮央王殺擾惕應能願流髮隨曰監察
從水圖術中而行講數會於神藥觀之西旁帝曰數也
情佳劍乃但備白金十飲朱書說內應文從見門出倫
祥從術度謀三張一名處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琨美
帝見而大慟念命發火焚大內皇后思及甚火也瑤濟
太廟所遺屬臨大聲當發圓圖真四以徹二徹亦漢潢
請難兵人帝欲自裁程濟勉止適內宮昇一冠監至三
遂國諸臣
禹安在文皇笑解之宮其二子
尋爲讒家儕先詣橋下公主疑出上忠辛太大哭曰勳
拾殿散弔文星曰嗣馬勞共散日勞而無刃文皇悲之
革命日散閑之大勳欲先文皇致公主當指血為吉以
道乃渡洒木攻盛唐小取送破肝偕近邊揚州至後進
芬詞日西口與燕王言行父之思義不可違燕王不備
之王道書言朝道信好報從陰之成帶後行市歸立祥
旅尚倚一其文錢守湘安悉殺世世諸工未毀道浚講

有孝文進嵩請臣道岳治誥刺臣栢來且宗帝行禮越
西平侯史檢日且止于是更歷谷勝王炎江王史德宗
先號東湖燕夫馮道稱塞愚先生帝日吾今行寂而依
適亦葛自稱玄葛翁王之臣世補錦號老劍調臣半景
玄食者六人鄭衞鄧雪花和向宋和稱甚門錯所人泰
慧應能藥希賀俱稱比行程齊稱道人往來追學管運
固也但不必後更不可多于是紛定左右不衞者三人
但以師令所不必構禮也譜臣故諸處平日諸人順隨
天監正王之臣大監川瘵谷工府袞楠史態帝日令役
錄無半景先敎授樹應能王否劉中篇林待部鄭宿遊
中書令人梁良王梁中前宋和朱前闕部司務馮涇所
哉蔡使王晨孫或蔡運制游諸中宋田王衞史業帝賢
符郎廖平列部侍師金作編修鄧齊道天蔡檢詩程亮
矣儀而慧應能藥希寶等十三人同首共甘二人兵部
見受令臣至止耳乃乘身定太平門其鎮窄戰已薄暮
見帝卯頭稱窩歲日臣國知臨干之奏也時首高皇帝
止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亦嫌序爲神窗懶道士王昇
彼隱在處几五六十人論哭仆周但公隨內帝供謝去

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亾帝俱謝去
止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
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時昔高皇帝
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
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廿二人兵部
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編修程濟趙天泰檢討程亨
按察使王良參政蔡運刑部郎中梁田玉御史葉希賢
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刑部司務馮漼所
鎮撫牛景先教授楊應能王資劉仲翰林待詔鄭洽欽
天監正王之臣太監周恕徐王府賓輔史彬帝曰今後
但以師弟稱不必拘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
固也但不必多更不可多于是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
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
衣食者六人郭節稱雪菴和尚宋和稱雲門僧趙天泰
適衣葛郎稱衣葛翁王之臣世補鍋號老補鍋匠牛景
先號東湖樵夫馮漼稱塞馬先生帝曰吾今往滇南依
西平侯史彬曰且止于是更歷名勝至吳江主史彬家
會齊文追尋諸

日不知矣日帝同兩比丘一道人行餘俱星散至廖平家又有詗其跡者遂決意往滇永樂二年春帝離雲南六月入吳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擧酒半酣帝曰我明晨當即去相持而哭彬覩帝衣履敝甚留二日與布衣而去帝爲兩浙之游杭州計廿三日天台雁蕩計三十九日會馮漼金焦亦來吞梁間且云諸臣俱約至此然終不見帝回都蕭臣而去八年工部尚書嚴震直使安南密訪帝忽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于驛亭中十年三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十八年冬帝入蜀程濟從徧遊諸勝登峨眉有詩云登高不待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又常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邋遢實爲我衆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骨鄉土耳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寓大興隆寺拜謁無虛日有以惑衆請者朝廷不忍命太監經侍當時吳亮往審視一見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鵞遺片肉于地汝跛

館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不敢仰視。既復命，夜縊處別室。于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帝嘗賦詩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在貴州金竺長官司題壁，其一曰：風塵一日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標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士庶至今傳誦。帝既入宮，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遂遁跡，不知所之。○雪菴和尚，不著姓名，蹔當變時，披剃走重慶府之善慶里，山水奇絕，欲止之，其里隱士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亟為之寺。和尚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中流，朗誦一葉，輒投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歲有知其為建文時[illegible][illegible]施之[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師[illegible]宜[illegible]

何許人和尚張口曰松陽問姓名不答何詩者于僧○
叟有僧在會稽之雲門寺舫泛舟賦詩歸則焚之咸知
其涯流也終不得其姓名○河西傭隱姓名燕王入京
時傭破葛衣遽走至京城行乞市中企處邊地極寒傭
常衣葛明年過河西魯家爲傭取直積買羊裘披之雖
極寒必以葛衣覆之葛益敗縷縷不肯脫夏即衣新故
葛衣必覆其上人問不答倦作詩輒自吟哦或夜聞其
哭泣聲永樂中有西都官至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避
旬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數年病且亟呼主人謝
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即火我無埋我骨會
家從其言○補鍋匠隱姓名往來夔慶間業補鍋所至
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者教之不
索謝但令負擔從或後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如是數年
人呼爲老補鍋匠稍稍囊積遇風雨寒暑輒不出怨子
夔州市中逢葛翁者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不已相率
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
見後不知所終○東海樵夫居山中日負柴入市肆曰
不二價新詔至臨海海上人俱入縣庭聽詔或歸語樵

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赴擔、投河死、

黃觀

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哭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殽、夫人急攜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遜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

方孝孺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幼侍父官遊齊魯、問歷覽孔子周公廟宅、聞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顧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程朱復出也、洪武中、名見、上喜其舉動端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又以薦名至、為漢中府學教授、建文即位、擢侍講學士、每有疑、即名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

久擕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黑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
下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已而定官
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其手、兵
既渡淮、及江上、晝策堅守、誓死社稷、及建文遜去、文皇
以姚廣孝言、勿殺孝孺、既革命、召之不赴、已而衰絰號
闕下、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
成王子固在、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弟、怍然
繫獄、已欲草詔、出孝孺獄、衰絰見、哭聲徹殿陛、文皇降
榻勞曰、此我家事爾、先生毋勞過苦、授筆札曰、詔天下
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
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
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文皇震怒、遂磔諸市
罵不絕口、詔收其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章敬

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驅
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敬
厲聲不遜、姚廣孝惡敬、必欲殺之、遂夷三族、

景清

清為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收之得所帶劒遂伏誅剝皮實以艸係于長安上駕過之忽索斷所行三步為犯駕狀已而時入殿庭為厲命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鈔

北征

永樂八年上親征北虜命皇長孫留守北京車駕出塞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忽有清泉湧出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次元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元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至斡難河本雅失里戰敗遁去遂班師次擒胡山勒銘曰翰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十二年親征瓦剌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二十年阿魯台巡興和上決意親征車駕及雞鳴山虜聞之夜遁次西涼亭[illegible]

瞿然謂守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料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遂班師　三十三年北征阿魯台遠遁師抵白邦山下隻影不見命班師次榆木川上崩秘不發喪軍中號令益嚴人皆莫測

姚廣孝

廣孝長洲人初祝髮爲僧法名道衍字斯道爲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嘗至京口賦覽古詩曰譙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擿膝高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已而太祖遣高僧分侍諸王道衍往燕府燕王見而問曰爾能卜乎道衍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啟王自視連擲之呪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悚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甚合因薦相術袁珙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

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名珙至燕使人與飲于酒肆王易服雜衞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前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于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子嵩山佛寺識眞主于長安酒家謂此也先是道衍自請于燕王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又嘗侍宴値天寒甚王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道衍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王大喜遂欲起兵令擇日至期大風雨王不悅道衍曰殿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因得勢頭起急行毋緩靖難功成道衍爲左善世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復姓姚賜名廣孝然終不畜髮娶妻尋奉命賑濟蘇湖往見其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許多拜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遂還戸內不復見廣孝自是人朔尋卒

廣爲相尊事阿諛有密投詩其家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蓋其實錄也一日廣與解縉同侍宴上曰廣縉少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已數月廣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縉譴死全家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寤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被血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越數年解氏蒙宥歸女卒歸解初文皇渡江時廣與解縉周是修約同死于難既而縉使人覘廣動靜見廣方問家人飼猪否縉聞而笑曰一猪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蓋皆無意于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

夏原吉

吉天性寬平雖倜儻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譏不議皆謂吉君子長者夜閱文書撫案歎息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懍沮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値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行其敬愼如此

況鍾

鍾靖安人始爲吏胥呂震薦其才授主事陞郎中宣德五年擇郡守九人鍾知蘇州授以璽書假便宜行事鍾初至陽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復斥屬官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上無遁事下無橫科蘇人稱曰況青天正統初以秩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詔陞鍾俸正三品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七年卒市巷哭送其喪競立祠以祀

薛瑄

瑄初長于詩賦及見周程張朱書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事道學以進士擢御史三楊欲一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義無相識三楊稱歎不已曰薛公見且不得況得屈乎正統初晉大理少卿爲王振所陷放歸田復辟後召入閣[illegible]

楊榮楊士奇楊溥

正統初三楊俱爲大學士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年倦勞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幾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翊日即同薦侍讀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他日士奇咎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出片紙指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幸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榮卒諡文定人稱東楊士奇卒諡文貞人稱西楊溥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物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溥諡文定人稱南楊

北狩

土木既敗上乃下馬盤膝南面坐有一虜將爲不軌其

兒來曰此非凡人乃以見兒也先之爺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上語大驚見也先曰部下穫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名會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人大言曰大元之讐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太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旁開戶那顏只要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兆區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衣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時衆虜皆曰者者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虜營值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上配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爲胡婿耶却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埜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候他日爲爾妹

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轙衆每夜見上
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盤其上。近視不
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旁。上皇夜出帳房。仰視天
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嘗使哈銘致意
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官
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哈銘嘗勸上皇寬忍時
至。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 上皇歸已久。塞朝
廷猶以虜情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千戶
龔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爲
宗社計耳。都人一聞鸞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
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于載史書難洗。穀補其書入朝。以示廷臣
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生乎。王直曰。此理失而求之埜
耳。胡濙欲封進。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
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獄。會赦得釋。 上皇至懷來將
抵居庸。禮部始得旨議迎復儀注。王文厲聲曰。孰以爲
來耶。懸虜豈誠心。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
孰以爲來耶。衆皆相顧無復言。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大文會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諭避位免羣臣迎乃至京百官迎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景帝迎拜上皇答拜拜畢相持而哭各述授受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居南宮百官請朝見勅曰朕被留虜中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爾百官所請不允

王振

振山西人初侍上於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信任之振因大作威福一日太后御便殿召張輔及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太后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 郕王攝政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僨國之罪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王竑憤起捽馬順首曰汝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姦黨也衆爭毆之蹴踏捽裂頃刻而斃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斃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家

其黨戮振姪王山至衆共唾罵之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奉令旨臠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天順復辟追復振官立祠祀之時有言振陷虜中反爲虜用者上怒曰振爲虜殺朕親見之言者何失實如此

于謙

謙字廷益錢塘人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文如雲行水湧有奇氣詩清麗頃刻千言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正統十三年還部兩省人皆尸祝未幾朝廷北狩景帝改元喜寧導也先給上皇還京大舉入寇荊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謙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遷者衆共誅之自是羣心始定也先遣使請奉上皇還京上勅謙防護京城且議遣使羣臣不能堅決謙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從其言始奉迎上皇先是也先犯

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皆號攻城南蠻西番並復蠢動訛言萬端變在呼吸謙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捻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藩臬條畫立奏勦中機宜胡虜歛跡羣盜削平尸不言功益自斂餙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庭密務接膝調停言官或言謙倘用太過上意益堅羣猜遂起上病上皇復位石亨等以奪門爲功誣謙與王文等意欲盜金符迎立外藩都御史蕭維禎又恨王文及謙遂奏謙謀反當族上持之不下徐有貞言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謙不復自辯遂遇害籍其家無長物子冕戍龍門謙死之日天日爲變陰霾蔽空思功悼枉四海一詞皇太后初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經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上深啣亨等有貞遂有金齒之戍而亨等卒以不軌伏誅弘治元年贈太傅謚肅愍[illegible]

復辟

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洩既而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舊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羣臣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議者謂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帥奏候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議已定而石亨等知景帝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輗張軏都御史楊善徐有貞等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許焉上皇遂復辟斬于謙王文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等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爲民景帝仍爲郕王

歸西内欽天監奏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皆書之未幾郕王薨祭葬如親王禮

李賢

上言及奪門迎駕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且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臣不過貪圖富貴而已于是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賢每有所奏請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慄賢曰古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禄位時上知賢深終不以爲忤

吳與弼　陳海　羅　陳獻章

與弼字康齋江西崇安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曰道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矣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數年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天順初召入陛見不就職時年已六十八矣[illegible]歸[illegible]裝[illegible]致學修身不務著述

淸江陳海雍號龍潭老人尊心古學遯世無悶與弼雅
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與弼與弼曰過清江可叩
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
延至家與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
見輩曰康齋非愛我者白沙姓陳名獻章新會人正統
中影名授翰林檢討終不就職歸卒學者稱白沙先生
白沙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
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
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
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
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
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
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
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
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
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傳久之曰雜矣又求
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
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竊道甚勇

涵養甚熟脫落淸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羅倫

倫吉安人成化二年進士對策萬言中用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倫不從直聲振于時遂奏名第一時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倫詣私第言不可因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賢惡之諭倫提舉尋召還改南京以疾辭歸

覃吉

吉內官也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謂讀五府六部及民情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呼為老伴一日念高里經吉適至東宮驚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擕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劉大夏

正德初劉瑾用事勢傾中外莫敢誰何大夏與劉健謝遷俱乞歸李東陽餞行欲戲泣下健曰何用泣使當時出一語今日亦得歸矣東陽默然未幾瑾矯制逮大夏下獄王鏊屠滽力辨詔戍肅州大夏就道京師焚香攜籃泣送所至爲之罷市後瑾敗詔還復職先是大夏在憲廟時爲兵部郎中上方好寶玩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所獲珍奇無數上然之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大夏聞之乃入簡得之藏匿他處都吏簡之不得尚書項忠責令復簡三日不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交諫事遂寢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耶忠聳然降位謝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傳珪

時上好佛自號大慶法王外廷顧聞之無從以諫俄內苑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曰大慶法王何人

敢並至尊、大不軌、當誅、上弗問、

楊一清

一清總制三邊、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繇之以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爲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冦、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墻塹、尅期完功、會劉瑾陷一清以其大費也、詔逮至京、王鏊李東陽力救得釋、嘉靖初、給事中陸粲亦極言之、上命如一清初議、勿靳費、

孫燧許逵

燧以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寧王宸濠謀反、名燧謂曰、汝知大義否、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密旨、名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大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宸濠遂縛燧、副使許逵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安得輒無禮、宸濠并縛逵、且問逵何言、逵曰、我惟有赤心、皆從汝反耶、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且縛且罵、竟錘折燧左臂、併逵殺惠民門外、逵父家居、聞江西變、殺都御

史副使二人師為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
兒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俱贈禮部尚書

王守仁

守仁餘姚人以名進士任兵部主事抗疏乞誅劉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龍場驛丞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驛四年陞知縣累官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置二匣于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守仁奉命搗其巢穴俘斬殆盡班師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士大夫講學設社教郡邑子弟歌詩習禮嶺北風俗為之一變宸濠謀逆守仁督師迎戰縱火攻之遂擒宸濠檻送京師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論錄功封新建伯已而田州叛賊岑猛之黨未靖嶺南大困守仁代姚鏌總督兩廣至則開示恩信賊皆自縛來歸未幾病乞致仕至南安卒上謂其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輔臣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

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録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詔可

錢寧江彬

寧鎮安人爲太監錢能所豢能死事劉瑾因得見上上甚悅之賜姓朱嘗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伺寧寧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造謁恐後小拂意郎中害時內侍張銳掌東廠威勢與寧埒中外號日廠衛 彬宣府人童時爲總兵張俊所掠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上上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號四外家而彬尤甚上嘗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絶禁中千戸周麒常叱彬彬竟陷麒死于是左右皆憚彬而上數遊畋微行不可諫止者皆彬導之也上崩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磔于市籍其家并誅錢寧

大禮

嘉靖改元詔命禮部會議興獻王主祀封號命禮部

會議得興獻王於皇上爲本生父與宋濮安懿王事正
相等皇上宜稱孝宗爲皇考與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則
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爲後世法疏入命再議將
進士張璁獨以廷議爲非上疏迎合帝意帝大喜亟下
所司閣聞楊廷和曰秀才何知大體上即降御札諭之
廷和退而上疏請如禮官初議不報帝復諭內閣曰閣
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
母稱興獻皇太后未幾乾清宮小室災廷和言火發風
迅且延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
協者乎帝心動乃俛從廷議三年南京主事桂萼上疏
言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當考母興獻帝后并
錄都御史席書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帝復詔羣臣集
議郎以張璁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御
史段續陳相各疏萼等假議禮以干進不宜驟加清秩
帝怒逮獄謫補外時諸疏留中羣議必以孝宗爲皇伯
考矣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
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帝使司禮諭退不從楊
愼王元正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帝大怒學

士豐熙等二百二十人俱下獄、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
奪俸、五品以下樸論、已而尊璁獻夫等六十四人上言
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子、不
宜更立皇上爲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允合
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禰廟、不入太廟、尊稱尊親、親而
不悖矣、于是稱孝宗帝后曰皇伯考伯母、興獻帝后曰
皇考母、詔諭天下、羣議禮諸臣以廷和爲首、編氓、毛澄
等、羣各有差、張璁賜名孚敬、與桂萼方獻夫等、遂大用

馮恩

時彗星辰見東方、科臣魏良弼、劾張孚敬竊權驕橫、實
由所名、孚敬疏辨、秦鰲復劾其強辨、娟疾愈甚、帝令孚
敬自陳、准致仕、恩居臺中、因上疏曰、張孚敬之姦久露
汪鋐方獻夫之姦不測、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
下事未可知也、乞斬三姦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卽訊
時鋐恨之甚、卽欲殺之、孚敬止之、遂長繫待讞、及朝審
鋐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鋐令番卒拽之西向、乃
倔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鋐怒起、欲以手
批之、爲同僚所格、遂書曰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戕朝一

百六十一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偏帝徵聞此語是年遂免行刑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行可請以身代但不報行可又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緯見而憐之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貰之恩得減死雷州未幾赦以疾辭歸卒敬亦卒

楊繼盛

繼盛字椒山容城人以名進士歷任兵部員外上疏言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其謬又有五辭甚剴切帝謂其阻撓邊務詔訊杖貶狄道典史仇鸞敗帝思繼盛之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主事三日遷員外遂疏嚴嵩顓政慢國十罪略曰太祖不設丞相嵩偃然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姦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則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是縱姦子也令孫嚴効忠冒奏捷要賞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爲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慢軍機也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

察而及其兄應豊，是擅黜陟也。吏兵遷除，以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狻側，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污率下，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姦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姦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姦二。懼提封緝訪，郎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瓜葛，姦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非出其門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姦四。慮部臣徐學詩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賊之心腹，姦五。願陛下察其姦，治其罪，或名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鎭撫司即訊。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愳嵩者。且二王家事，寧不慮爲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俱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鼇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朝審時，繼盛口吟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

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墮惡
又臨刑詩曰浩氣滿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
作忠魂補妻張氏上疏乞代夫死爲嵩所抑竟不得達

仇鸞

鸞祖鉞以征流賊功封侯鉞卒鸞嗣已爲勲衛出鎮寧
夏廿三年移鎮甘肅功加太子太保廿九年虜酋俺荅
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薊州攻古北口官兵却之又別
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遂逼通州上聞詔各鎮兵
入援鸞以大同兵至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宣大山西遼
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
鎮兵既而虜薄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受計于嚴嵩令諸
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因不敢戰乃諉曰汝夔有
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峒虜薄都
城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鸞遠避
無從驗自謂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虜多殘中貴庄
墅中貴遂摘汝夔守謙貳于虜帝乃命執汝夔并逮守
謙鞫訊時虜已東京師解嚴遂斬二臣于西市虜將金
帛人畜北去至昌平猝遇鸞軍鸞幾被獲虜循古北口

故道出塞、鸞先後僅得二百級、自劾無功。帝詔進鸞太保、賞賚甚渥。未幾、虜即宣大求貢市、朝議不許、鸞乃密遣家丁時義、結俺荅使貢馬互市、虜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奏聞。帝以問嵩、嵩云、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為準。遂起史道往大同理互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莫寇、并羸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于是朝議華宿追咎馬市之非、初鸞藉嚴嵩力、釋罪復用、媚嵩不啻廝養、既恃上恩、權勢益重、目中若無嵩、嵩父子卿恨、屢言于上、欲節抑之、而鸞憒憒自若、會虜報益急、鸞病疽甚、請與疾出。上諭止之、尋詔收鸞勅印、鸞聞命、恚極死。徐階因密疏鸞通虜悞國、上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斬、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

嚴嵩

嵩當國、凡二十一年、惡貫久盈、止一子世蕃承蔭、有機智、頗識往諜、凡遇疑難事、嵩籌著状決、世蕃即援據已

事參綸閣諛言之司寵嵩以為才身諸司以事關白講
幾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其別號
也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以世蕃尤嚴嵩亦相敬
如賓旁無姬妾比權勢愈盛謂嵩曰不記鈐山堂十二
年清寂耶一介書生得此已過過而不挹必傾又謂世
蕃曰汝父幸苦起家汝以膺得官膺之為義庇身而已
非汝縱恣得意時也歐陽既卒嵩父子益無忌竊法弄
權中外切齒自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翀及鄭
曉被害後無敢以身試者御史鄒應龍上疏言工部侍
郎嚴世蕃係大學士嚴嵩之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
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
值及遇陞遷則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
壞市道公行羣醜競趨索價轉鉅聯舉一二如刑部主
事項治元以一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
千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
千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于交通賄
賄為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
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為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

縣獄世蕃委以腹心諸所鬻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
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為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
也遇嵩生日年輙獻萬金為壽彼一介僕隸其尊大富
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
置良田宅于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無慮數十所以惡
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
年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耶猶有異
者往歲世蕃遭母喪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
鵠代為扶襯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會宴
擁侍姬妾妙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為鬼神所厭挾其一
日至于鵠本豚鼠無知習聞賍穢視祖母喪如同奇貨
發擾道路百計需索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趨承郡邑
為空則世蕃威福太盛之所煽赫也今天下水旱頻仍
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
無度掊剋日棘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剝民皮骨
欲償已買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
下災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示
為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報効而

蠹愛惡予任其播弄利權逋黨蔽賢黷貨毁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嵩父子之很并為言官坎誰者成疏入詔嵩致仕歸世蕃即訊坐烟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久銷于獄應龍超遷通政參議世蕃行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著任錄縣藏匿亡命為逋逃淵藪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者郭至負踞不走役人戲以瓦礫擲郭州亦不禁或尤之曰我眼孔大京堂科道候主公叱之誰敢動此么麼何為者郭遂具揭于巡江御史林潤潤既劾鄢懋卿命削籍更思大有建白得揭遂奏稱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家龍文卜築深山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素推嚴世蕃為主事之若奴僕而世蕃自罪前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上咸聞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刑部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得旨即處斬嵩借居僧舍餓七而死衆買棺殮之瘞于官道之旁

高拱

隆慶時政徐階俱遵遺詔行之而拱謂是暴揚先過遂嗾御史齊康論階專擅竊國科道陳瓚等交章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事先帝無能改于神仙土木之誤誠或有之然憂勤國事休休有容亦足千多者康乃甘心鷹犬博噬善類詔降康二級補外于是南北科道紛然劾拱甚有稱爲大兇惡者拱遂以病辭歸尋復起與張居正高儀同受顧命上崩太子即位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正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爲吾且逐若曹矣已令臺諫劾太監馮保必欲出之保故技其奏僕闔臣張居正覘陵歸有旨召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爲且逐保也宣讀之乃責拱專擅令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翌日頭驂出都

王大臣

萬曆元年上居乾清宮見一男子假裝內使趨去會皇左右執之問其姓名曰王大臣問自何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下東廠馮問張居正使人陰屬曰但稱自閭老

高拱所來欲陰行刺上言未已而儼鼓譟騎已集高之門矣吏部楊博向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太僕卿李幼滋方告病强起請居正曰朝廷舉措外人而公令追究主使之人卽是高老竊恐爲代惡名將歸于公及會審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文冰雹不止衆皆駭愳理刑曰一清因厲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豈可强以誣之故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問官愳遂罷審而高拱可幸無虞已而送大臣于法司已中毒瘂不能言遂處斬

張居正

居正柄政十年海內肅清聳夸帖服方籌富國大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相績烱然上亦悉心聽納眷顧殊深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隆冬以氈片鋪地恐其立處冷也子嗣修應廷試名在二甲第

上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耳惜其爽多忌刻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任位訣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訣之辭再居正亦惜然居之而中允高啟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時目爲勤進家人子游七號楚濱翰林大僚爲記贈之給事李某貞通昏婢凡鄉御史俱投刺往還居正卒餘威尚存言官參專皆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咸龍震主上雖處巳以聽而內顧不堪身後未幾遂遭削奪并籍其家子孫且不保云初上在經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比之霍氏驂乘

潘季馴

季馴號印川烏程人由進士推官洽最擢御史嘉靖丁巳三殿災奉勅稽查大木曰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歷僉都御史出理河道時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乃於三古故道濬渠築堤不三月告成尋下內艱復起總理河

道而泇河議典馴獨與江陵左遂罷去亡何任泇亭者賚官帑若干工卒不就仍起馴爲刑部右侍郎尋奉璽書總理河漕時有謂故道當去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馴皆勿之議躬親督率南遡維揚北抵清流東歷海口迺窮鳳泗一一荒度乃議曰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故治水者必先求其自然之性而後可施疏鑿之功夫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水自然之性也因上兩河疏築之議六又陳河工事宜八略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其在事也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載河防一覽中甲申江陵獄起馴上書保全大臣遺孽觸時諱至鐫秩罷免後十年復名爲右都御史總理河漕乙丑歷敘河工晉官保大司空凡四治河前後垂二十年軺車所至更數千里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腐心焦目誓以身殉一日

掉一葉雙溝黃家口值颶風舟吸入洪內狂濤拍天從人皆號呼須臾舟忽不動若一物憑之者篙工探之有椰樹焉已而舟移杳無所有人以爲神建椰將軍廟刻石曰潘公再生處初築高家堰決口投土不輒衝去馴夢武安王授以手書命老兵以帚示之覺而思曰帚者埽也令萬工捲埽埽束土石千萬觔投之洪波移刻不能動黃浦中每陰雨聞雞鳴聲居民曰此蛟龍宅舁動至堤城夜雷雨交作有黑黿排空而去詰朝土崩白骨巋然視之鉅顱獨角其骨專車上之天府人以爲孽龍遯而尸解云馴年七十四疏乞骸歸臥病閱邸書及河事輒惶感易簀時猶喃喃河事不置口子大復亦進士官工部郎中督理通惠河有勞績人有大小司空之號

海瑞

瑞以舉人任淳安知縣世廟時鄢懋卿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焰甚盛妻子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遂落職尋內擢直聲震于時上雅熟其名會廷臣交薦遂起南右都御史至日觀者塞道路南都爲養望地官號吏

賢不者雖長御史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爲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故約諸御史甚嚴且峻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凛然奉法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後卒于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斂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揭楮素而送者夾兩岸兩涙動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朝廷恤之詔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孫一謙

一謙爲南京獄官于獄囚甚有恩惠終其官囚無凍餓淩虐疧者上官聞其事皆奨異欲爲之地而一謙已滿三載考轉藁山吏日去王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祠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苦盧方畝地稍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一謙不之官徑歸至鄱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土地者與之應答不數日而卒

李贄

贄字卓吾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給事張問達

叅其立言乖僻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嘗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引士人妻女若狂瀆亂倫常莫此爲甚詔逮繫獄火其所著書贄懼而自經

張差

差持棗木棍闖入東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衆因執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刑部定爲風顛提牢官王之寀重加訐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妃弟國泰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駕幸慈寧宮至聖母靈次設低坐皇太子侍右三皇孫雁立階下急召百官入見上曰昨有風顛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們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一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以傷天和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御史劉光復伏衆中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爭執大怒命中涓挐下遂下光復獄上怒稍平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于此時別置至

子曰似此風顛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
等親愛、爾等毋聽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
上憐、因令羣臣出。罷劉二犯未曾到官、遂誅張差于市
二犯尋斃獄中、于是罷王之宷官、補何士晉于外、釋馬
三道等、

楊應龍

應龍在播州、借立巡警、讐殺平民、劫掠州縣、甚而對父
姦女、面夫淫妻、大忿痛毒。蜀臣屢屢奏聞、乃詔將軍劉
綎等發兵討之。應龍子朝棟、統苗兵數萬逆戰、我師夾
攻、大敗之。應龍遣遞降書、綎斬使焚書。應龍窘甚、傍皇
大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為計、吾不能復顧汝矣。遂同二
愛妾閤室縊死。我師生獲朝棟、獻俘闕下、傳首九邊。以
其地為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按播州
始祖楊端、仕唐為武畧將軍、據其地、子牧南嗣、四傳為
昭、無子、會莫州防禦使楊延朗子貴遷持符至廣西、與
昭通譜、即留為嗣。蓋宋贈中書令楊業之裔、自是有播
州者、皆貴遷後也。十四傳至鑑、始歸附太祖、授宣慰使

又數傳至應龍乃滅

移宮

光宗駕崩上正位皇長子御慈慶宮李選侍猶在乾淸宮御史左光斗給事楊漣奏請立刻移宮選侍乃移宮天啟改元李進忠等流言選侍失所謂當事者處之過當漣因上疏直陳始末曰憶先帝憑几之時再四叮嚀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在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掖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及龍馭上賓此時主君爲急臣等急于請見而守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詈與爭乃得捧龍輒至文華殿行嵩呼禮及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托之選侍者臣思選侍如可托皇上必深卻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得聖躬果遷歸慈慶宮矣御極已定初六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臣是以有正名分之疏并參及李進忠等至本日移宮臣隨向諸大臣言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抵主上冲齡方宸居未淨社稷爲重則龍馭爲歷及宸居之定既盥防竟

神靈鑒此血誠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況近奉
聖諭于選侍居食恩禮有加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
語有指倡選侍徒跣踰踉欲自裁處并揑稱皇八妹失
所至于投井者使夙夜憂時之士誅收爲一時感嘆之
資恐作此日不自之案關係不獨在臣臣安敢無言上
已登極移宮事情大小臣工共見乃極公極正極眞極
切覽奏甚愜朕心着照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志安社
稷忠直可嘉既又詣暴選侍攔阻出隔毆崩聖母過惡
及遵先帝遺愛奉養優厚之心切責臣下之私李黨者

魏忠賢

忠賢河間人幼黠慧無藉好酒善唱然有胆力與少年
賭博不讐走匿市肆中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自宮萬曆
十七年事東廠太監孫暹時上爲皇太孫忠賢貧人宮
中辦膳引進者魏朝朝故隸太監王安下安素剛正主
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與上乳母客氏
私忠賢乘間亦逼焉忠賢遂與朝結爲兄弟而兩人皆
客氏私人太孫因寵之光宗升遐上即位一夕忠賢與

朝爭擁客氏于乾清宮㑀閣醉罵囂聲達御前客氏久厭朝儇薄而喜忠賢憨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忠賢遂得專客氏而客氏封奉聖夫人忠賢自掌東廠內外弄權勢傾天下給事侯震暘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甯繼疏論上怒俱降三級調用王心一疏救亦被降調尚書王紀劾大學士沈㴶與客魏交通忠賢矯旨削紀籍于是都御史楊漣參其二十四罪曰忠賢一市井亾賴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祖宗以票擬託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壞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交通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鄒元標也忠賢俱致之去顧于黨護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親亂賊而讐忠義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去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皆點陪貳顛倒銓政掉弄機權罪六忠直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

賜環罪七當聞宮中一曹貴人荷上寵注忠賢忽其露
已橫謀之私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
幸罪八裕妃有喜而封忠賢以抗不附已矯旨勒令自
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罪九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
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
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
忠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
南海子罪十一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
言屢褻近又于河南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擅用
朝官規制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
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褻朝廷之名器罪十三
用立枷枷號皇親家人欲動搖三宮罪十四良鄉生員
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託言開礦而致之死罪十五
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細事而徑拿黑獄帥營士
命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
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
賢勸令削籍罪十八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傳詰責及稍
臣同話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語提起擬例

罪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雖大不寧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宗功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居然首功矣罪廿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不知意欲何為罪廿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人人以為駕幸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則已儼然乘輿矣罪廿三聞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奈何養虎兕于肘腋之間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罪廿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敢言即或敗露又賴奉聖夫人為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如前日忠賢往涿州一切事情必星馳請旨嗟嗟天顏咫尺而馳候忠賢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否耶伏乞立勅法司逐欵嚴訊正法以快神人公憤疏入忠賢持之不下伴辭廠乞罷上慰留之乃徐下嚴旨切責漣一時臣民無不義憤于是南北科道卿寺

魏大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illegible]先後[illegible]
尊或合無不危懷激切而總為忠賢所持皆得罪去
工部右侍郎崔呈秀初倚許秉彝通忠賢至是假工與
忠賢昔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
援黨人姓名如天鑒等錄忠賢奉為聖書一時梁夢環
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訣入告而追贓嚴比等旨俱自礪
秉謙出之天鑒錄首列東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
璟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
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之黨
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炳熊奮渭侯恪等又列眞
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
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
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同志錄者首
列詞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忠易應昌張瀠等臺
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愼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
儒劉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烜張光前孫必顯
汪如亨等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
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

鄭鄭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孝共三
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
上息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時各處物立忠賢生祠
稱功頌德曲意獻媚務窮工巧攘民田墓伐人樹木無
敢發聲其上食饔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爲之眼耳
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爲
之衣服奇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
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小之小豎抱頭
大哭匠人遂遇害而福建獨無祠宇以蔡善繼不肯獻
媚故也崇禎登基神明默操忠賢內不自安因請辭
位上不許宣州之捷猶敘功加蔭寧國公魏良卿安平
伯魏賜鐵券成猶命給之已而吏部主事錢元慤劾其
種種罪惡雖萬剮不足盡辜嘉興貢生錢嘉徵又揭其
並帝蔑后弄兵無君剋剝藩聖濫爵掩邊功朘民膏通
關節十大罪上領之忠賢不勝憤哭訴于上上命內侍
讀疏使跪聽之未幾諸忠賢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忠
賢既行擁徒繫衆上聞之大怒諭兵部日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不思自懲乃蓄

凶命之徒環擁隨護有若鈇鉞首領大衛擁起治罪忠
賢聞旨知不免因自經詔磔其尸于河間　忠賢肆惡
皆客氏成之客氏儼然自視爲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
廟必幸臨升座勸飲賞賚無算往私宅內侍紅玉前騶
乘車至乾清宮不下夜出燈炬簇擁衣服鮮華儼若神
仙每升驪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
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
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痘痂及累
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至是幷磔之籍其
家命內監嚴訊得宮人任身者八人冀如呂不韋李園
事上大怒立命赴浣花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黨
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崔呈秀等
共三百五十八人

溫體仁

崇禎初體仁以揣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
憤廷臣黨甚臣狀體仁以深刻輔之圖屏之內候訊追
比纍纍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猜周延儒入旋
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

青先後牴牾罷自佐政以來邊徼滇池之警漫無經畫
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　六年兵部
員外華允誠等紛紛劾奏上俱切責之遂與輿朝爲仇
至十年六月引疾免上賜金幣遣行人護歸

周延儒

延儒既罷相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歛金屬內監
巽乘間得復相至此名用主事吳昌時力居多延儒德
之遂以禮部主事改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御史祁
彪佳劾其紊制弄權延儒放歸給事郝絧復參昌時及
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
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
之罪人也山東兵備雷演祚又面奏延儒招權納賄如
起廢清獄彌補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
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徵延儒聽
勘賜之死　延儒當中外交訌無能爲上畫一籌然愛主
眷深其罷內監蔽嚴衛諸璫日夜媒孽上俱不信逆視
師行邊上意稍發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
至是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甲申之變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賊李自成僞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上憂甚臨朝而嘆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請提兵西行上曰卿若行朕當效古推轂乙卯上臨軒行遣將禮設御正陽門設宴作樂賜以巵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良久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　三月朔上早臨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舉暫繳一時相顧失色遂罷朝　賊陷太原巡撫蔡懋德死之中軍盛應時驍將牛勇朱孔訓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皆死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絶少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爲扼腕賊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力不能守開門奮擊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鬬被流矢見執罵賊賊磔于市遂屠寧武自成曰使守將盡周將軍

吾安得至此　賊犯大同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賊犯保定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毓峒姪登城射賊為賊支解毓明子嬰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于井張抱孫于懐侍婢四人亦從下　宣府巡撫朱之馮自刎鄉紳張羅彥亦死　上按籍勳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涕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太監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使獻蓄金諸内官各大書于門曰此房急賣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

三月甲辰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鑅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警至京師人情洶洶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守陴不充餉久缺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飾為大賈列肆都門挾貲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

者中巳遣撥馬探賊，撥馬多賊黨，無一騎還者。有數百
騎過平則門而西，屯兵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
賊候騎也。乙巳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時求門者皆內
官為政，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勳戚大臣無敢詰問。
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太
監王之心等，拭去。巳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寇深
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曰：哨報也，不為意。日且午，有五
六十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須臾，賊大至城外，三大營
皆潰降。是日，上括中外庫金廿萬犒軍，細民至有痛哭
輸金者，各授錦衣千戶。丙午，賊攻城，發礮不絕，流矢雨
集，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驚潰，盡傳城陷，
合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
急。
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
監杜勳侍，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欲上。太監王承恩縋
之起，入見上，盛稱賊勢大，皇上可自為計。內臣請留勳，
勳曰：不去，秦晉二王不免。乃縱之去。勳語守璫曰：吾黨
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廕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
賊為逆也。申刻，彰義門啓，上急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

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急矣。今出何策。僕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閹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答曰散矣。皇上亟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與王承恩登萬歲山。事詳本紀。 丁未昧爽。賊先入東直門。內臣前導。大呼民間速獻騾馬。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僞丞相牛金星。吏政尚書宋企郊。戶政尚書陸之祺。禮政尚書鞏焴。兵政尚書張五騎從。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吾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有頃從死者積二百人。自成入。分宮嬪。昇牛金星等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賊羣擁見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虎。羅攜出。費復紿曰。我實天潢之亂。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賊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時諸臣被執。極刑榜掠。追脅獻金。輔臣陳演獻銀三萬。金三千。吳[illegible][illegible]

其餘多寡不同獻不滿意仍復受刑受刑不過變蘖從自勸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縊死復縱兵恣意淫掠惟殉難諸臣家戒不入

殉難諸臣

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知事不可為嘆曰身為大臣不能少樹功伐雖死何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縊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縊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為別酬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題几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乃死一門殉節共十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嘆曰主辱臣死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無憾今已矣勢不可為矣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

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破面盡焚其生

平著述及許鴻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哭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奉命守得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于城下妻何氏亦死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尸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妻曰若死妾亦死章明叩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章明視妻縊死亦服緋衣自縊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早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去並入室自縊世奇遂自縊

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奴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軍奉命護衛公何遽死耶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

死王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

太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城陷歸而自經家人救之甦因泣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單衾布席足矣茲蒸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于目者又不在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

右庶子周鳳翔赴梓宮前慟哭歸寓遺書訣父有云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矣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

檢討汪偉自賊犯闕悵懷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偉呼酒共酌大書前人語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爲兩繯于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正位而死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聞變作書以從事囑其兄弟兄子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才木袁彬遜國

程濟皆可爲也，其縊之北面再拜，引佩帶自縊。
御史王章，越城遇賊，豫壕而上，從人騎走，賊持刀問曰：降不？章叱之曰：不降。遂遇害。子之甚，後亦死難于間。
御史陳良謨，聞變欲自盡，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其勉之。時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爲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投繯，良謨別作一繯，同死。
御史陳純德，自縊死。趙譔罵賊，賊殺之。太僕寺丞申佳胤投井死。吏部員外許直，作絕命詩六章，有丹心未亟生前恨，青節空留死後聲之句，自縊死。
兵部郎中成德，詣東華門，以雞酒哭奠梓宮，賊怒，罵亦脅之，不爲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遂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金鉉，聞變，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在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遠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廡下井，井是我死所。鉉慟哭辭母，往至御河橋，城陷，鉉望寓再拜，即投河死，家人報至，母章氏投井，妾王氏隨死，弟錝哭曰：母死，我何

忍獨生然母未歸土未可死既葬三日亦投井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夫婦同縊死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皆自盡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嚴歷張應選皆投御河死布衣湯文瓊見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襄城伯李國楨聞梓宮在東華門外百官莫敢進視遂泥首去幘踉蹌奔哭賊執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流血自成好語誘之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二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葬帝于田貴妃墓國楨斬衰徒步往葬事畢作詩數章遂自縊

新樂侯劉文炳聞變嘆曰身爲戚臣不可不與國同難文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人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于中祖母瀛國太夫人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都督鞏永固聞變焚其弓刀鎧仗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于柩命外舉火遂自刎

惠安伯張慶臻全家燔死宣城伯衛時春全家赴井死

錦衣指揮王國興自縊指揮同知李若圭作絕命詩有云死矣郎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亦自縊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百戶王某周鍾高其家鍾欲出門降賊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順天府學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長洲諸生許琰聞京師陷悲號欲絕徧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徽州推官温璜之官不數日京師陷諸郡瓦解璜引佩刀視之嘆曰行將此身付汝

清下金陵將逼新安璜誓衆守城至二百餘日城中亂璜知事不可爲呼孺人茅氏與訣茅請先死璜拔佩刀授之茅曰女寶德在可同死時寶德方寢茅曳之起寶德曰吾已知矣郎以帛自經未死璜立殺之并殺亨氏遂抽刀自刺然已手刃二人腕力不振身仆目猶視居民舁報提督張亦驚異謂渡江以來所過州縣不少名進士者苟活無恥未有如温公者募良醫治之璜猛躍起以指破舊痕深入斷喉竟死

附明末二賊

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性狡黠善走能騎射與姪一隻虎李過爲暴于鄉娶妻有淫行手刃之逃入甘肅爲兵以功陞把總又殺王參將遂爲盜崇禎初秦中叠飢又以驛站奉裁飢民絕無生計會四方勤王兵潰因與飢民合勢嘯聚山澤其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則擁紫金梁滿天星蝎子塊老𤞑𤞑一字王邢紅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塌天過天星南營八大王八爪龍西營八大王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朱温趙令軍吳計都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窩靈王闖和尚上天龍出獵雁黑心虎摟山虎新一字王北營八大王昆天王正天王老邢四隊六隊八隊順義王等又有闖王闖將太平王爬天王托天王小秦王左金王橫天一字王撞天王可天飛混天飛鑽天哨通天柱搖天動混天猴副塌天一條龍

紫金龍王老虎掠地虎掠山虎抓地虎雙翅虎獨頭虎自來虎東山虎紫微星九梁星點燈子二盞燈一坐城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八金剛一丈虎革里眼開山斧破甲錐流金錘翻山鷂金翅鵰一連鸎金狗兒邪紅狼小紅狼獨行狼混十萬整十萬神一元趙和尚等不可勝數各擁衆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慮日殺戮之慘天地爲黑有縛人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裸孕婦于前共卜腹中男女剖而驗之爲戲一試不已至再至三者有以大鍋煮沸擲孩子于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爲樂者有鄉人于地生刳其腹實以米豆牽羣羊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爲粥以餵馬驢使之强壯而能冲敵者所掠子女無數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殺人而間以蘆葦薪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薰逼城上守兵立仆雖有官軍不時勦撫而狼奔豕突終無定所自成初入不沾泥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能黨叅政洪承疇擊破之不沾泥等以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尋復聚衆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自成稱闖將轉掠山西河

南已而迎祥敗衆推自成爲王總督陳奇瑜圍漢中自成大窘自縛乞降奇瑜許之給免死票回籍遂過雲棧出險入鳳翔掠隴州勢復振總督洪承疇合總兵左光先連敗之其衆漸散會寧夏兵變洪師旋邊鎮自成復出潼關至河南自陝西至三原西安大震分道入西川承疇檄川中諸道兵夾攻大敗之自成遂入楚依張獻忠不納欲殺之自成獨乘驢日行六百里走商雒至淅川老回回營臥病半月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而秦兵又破之遂竄漢南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欲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止以五十騎從間道奔河南河南飢斛穀萬錢人心蠢動飢民多歸附舉人李岩牛金星亦往投焉金星薦卜者宋獻策進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喜遂率衆自南陽破宜陽攻永寧殺萬安王入洛陽焚福王府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迹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尚書呂維祺自成置酒大會以王爲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自是席捲河南荆襄鄖鄖一時俱陷與羅汝才合

兵四十萬聲勢大振當時秦中蠭起之盜半沒于官軍而強者俱爲自成所并衆至百萬自號老府奉元倡義文武大元帥以羅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陷襄陽爲襄京設官分職命汝才守之未幾殺汝才并其衆自成無子以李雙喜爲子嗜殺更酷于自成自成在襄陽搆殿鑄錢皆不成因立雙喜爲太子改名洪基鑄洪基錢以厭之又不成會秦督孫傳庭兵至自成遂往河南爲督兵所逐直至潼關關中人心所在瓦解傳庭没于陣自成遂陷西安秦王遇害初自成剽掠十餘年旣得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據州郡官軍旋復之至是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崇禎十七年正月遂稱王于西安據秦府爲宮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爲丞相更定六政府尚書等爲官三月十九日由昌平抵京師環攻九門城陷自成入承天門顧盼自得關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天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投弓而笑時早有官民勸進其表文云比堯舜而多

武功遠湯武而無慚德之句自成大喜檄召百官朝
賀陞御座輙目眩頭暈見白衣人數丈長者前立遂
罷又擇廿九日登極受朝賀庶吉士魏學濂死之濂
固忠節公大中之子孝子學伊弟也濂遣間使走浴
城聯絡義旅冀得一當已而太子二王俱爲賊得知
事不可爲遂就縊其絕命詞有云忠孝千古事於我
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麗徵纓官界
非侍中有舌且存之并遜常山公不能張睢陽彼
爭睢雄不能攀龍髯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辜何敢
言丹忠先是自成陷昌平朝廷飛檄遼東總兵吳
三桂入關三桂軍衆行遲三月十六日入關二十日
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山海走
清
朝乞師而從長驅以入賊急脅三桂父驤作書招三桂
復賞銀四萬兩遣唐通犒之別以賊兵二萬守關三
桂佯受其金致書絕父而出不意盡行斫殺賊將負
重傷逃歸自成怒盡戮吳驤家三十八口三桂痛哭
感憤拔刀斫地誓殺賊大敗賊于一片石廿六日自
成狼狽還京誅成國定國諸勳戚廿八日悉衆西行

輜重無算太子二王挾之而去廿九日焚宮殿從隊俱行五月初一日

大清定鼎自成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將至四川略保寧一路三桂追至山西自成數戰不利遂走西安追清兵西伐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擁衆居武昌五十日謀奪舟南下取宣歙將發暴雨烈風旗鎗盡折時乙酉四月廿四日也自成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道恣殺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自成令嚴兵行無敢反顧通城有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過山呵騎止山下自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不能起鄉人疑爲刼盜取所荷鍤碎其首而死或曰自成在黔陽之食自出抄掠爲何騰蛟伏兵所遂鄉民殺之李過勒兵奪其尸滅一邨而還結草爲首以袞冕葬于羅公山下先是陝撫汪喬年發自成祖墓燈火熒熒內一金蛇見日而飛喬年斬之相傳其穴爲仙人所定壙中置鐵燈火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至滅之果敗數也

張

獻忠陝西膚施人陰謀多智從王嘉胤作亂賊中號八大王又號黃虎崇禎四年就撫于總督洪承疇五年復叛由河南掠江北尋入楚總理熊文燦撫之未幾復叛與羣盜羅汝才合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之遂入蜀又出走襄陽焚襄王府執王坐之堂下勸以卮酒縛而殺之投尸火中未幾汝才忤獻忠合李自成去獻忠自拔部西輸獲甚盛饑附之衆至數千萬左良玉又引兵擊之獻忠敗宵遁因汝才以奔自成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為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陰以五百騎資令他往獻忠乃得東馳復與羣盜合陷亳州廬州六安等處將百姓盡斷一臂男左女右尋入南京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連破之獻忠西入楚黃劉旋師獻忠復東沿江而上破漢陽直逼武昌時壬午之五月執楚王掠宮中金數百萬輦載不盡初三司長史貸王金贍軍王不應至是楚人咸恨王之愚也賊以簍輿籠王沉之西湖屠戮士民不啻數百萬浮尸蔽江而下踰月江上人脂厚累寸武昌魚幾不可食獻忠據王府鑄西王之寶僞設六部五府開

科取士分授府縣官已而全楚俱陷拆桂王府至長沙造偽殿又遣將分陷江西左良玉次第恢楚獻忠遂棄長沙入蜀順流陷佛圖關破重慶瑞王合宮被難收丁壯萬餘劓耳鼻斷一手驅狥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爲令所至官民自亂甲申之十月進陷成都蜀王率宮眷投于井巡撫龍文光以下各官皆死之十一月十六日獻忠即僞位稱成都爲西京國號大西僭元大順尊文昌神爲始祖高皇帝設官分職以樊某爲狀元自爲一文歷詆古帝王以項羽爲最謂之御製萬言策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傑之又縣榜試士遠近爭赴至則以兵擊之凡二萬二千三百人皆挾策而死棄筆墨若丘塚獻忠之佐祝川人也先屠民繼屠儒并欲屠川民之爲兵者諸將中多用川民爲兵無如都督劉進忠將執之而坑其衆計未成漏言于闖者一軍聞之俱逃伶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歸命因問以獻忠所在進忠曰在順慶之金山鋪冀之至營獻忠逆伏積薪下曳出斬之或曰獻忠聞自成敗遂逡巡不敢出以病死于蜀

安南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朱梁時始上豪曲承美者據之已而并于劉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豪酋丁部爲州帥子璉嗣宋平嶺表璉遂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憲宗遣將破其國日煚竄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封其子光昺爲安南國王光昺殂子日烜自立元發兵討之日烜卒子日燇入貢洪武二年封其嗣日煃爲安南國王傳至日焜凡十二世權相黎季犛篡立僭稱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四年發兵討之俘獲季犛父子詔求陳氏後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後乃郡縣其地六年交人簡定反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俱擒至京伏誅十六年淸化土官巡檢黎利反稱平定王宣德六年陳情謝罪貢方物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傳至賙凡五世正德十年陳暠作亂殺賙奸酋莫登庸等共

推躬從子譓嗣譓不請封襲改元光紹爲父子亦稱王改元天應登庸遂與陳氏分據交地已而譓忌登庸又立譓弟應相拒至嘉靖中朝臣請赦莫氏以爲安南都統使會登庸死又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未幾福海復爲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島上其國東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要害也其俗夸獠雜居不知禮義不解耕種椎髻剪髮好浴善水平居不冠其山川佛跡勾漏海富良江爲大境內有越王城天使館浪泊桂銅鼓

兀良哈

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山戎地元爲大寧路洪武十四年分爲三衛于橫水之北以處歸附者命其長爲指揮使同知各領所部並邊爲中國藩籬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惟朶顏最强分地又最險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國秦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衞滿據武帝

取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據遼東公孫晉并于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城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洪武二年王王顓表賀即位詔封顓爲高麗國王子禑嗣相李仁人劾因禑而立其子昌仁人子成桂又廢之未幾國人又推立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子孫襲職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戮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秔釀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丸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颿利船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元遣使招諭竟不從洪武初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三王

遣使朝貢已而山南山北為中山王尚思達所并遣使朝貢詔令三年一貢其俗人皆去髭鬚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標掠既遣人學子國學其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歲元旦望節長至君臣冠服拜龍亭視履子為親喪數月不肉食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肉取骨纏以布帛裹葦草埋土中王及諸臣匣骨藏山穴窾木為小牖歲時祭掃啓視之地無貨殖不通商賈朝貢乘大航海上漁鹽泛小艇信鬼畏神神以婦人為尸號女巫女巫之魁稱女君白日呼嘯聚輒數百人攜枝戴草騎步縱橫時入王宮褻遊狎戲一唱百和聲音淒慘倏忽往來莫可踪跡焉附淫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稽首拜跪賦法畧如井田王臣民各分土為祿食上下無征斂用刑甚嚴盜竊即剕刖家富貴者瓦屋餘皆茅土以螺殻爨爨無釜甑耕無鐵婦人鬻米為酒男子煑海為鹽市用日本錢以十當一人無貴賤皆驍健耐勞苦饑寒不知醫藥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鄰國視為勍敵然好爭狠鬬輒殺人度不能脫即

剖腹自剄其山川黿鼉嶼彭湖島爲六或曰國西古米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敗餔落漈也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霽日登鼓山可望見從不朝貢或曰并入琉球琉球旁有毗舍那者在小島中島語惡形袒裸盱睢殆非人類

女直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江混同在開原城北千五百里又有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千五百里與混同皆南入松花元設諸府路明設都司官以都指揮賜勑印又置衞所三百八十二官以指揮千百戶鎮撫又置馬市開原城通交易各路有水陸城站部屬甚多不具載

三佛齊

三佛齊即舊港又名浡淋在東南海中有十五州東距瓜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濵海番舶輻輳多廣東漳泉人土沃宜稼穡人好賭博習水戰服藥刀不能

傷遇敵敢兇鄰國畏之求多土少將領得居陸民率絜筏居之市用錢布字用梵書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蓬豐蓬牙儂細蘭諸國明朝入貢詔封三佛齊國王

占城

占城古越裳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逵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襲破眞臘慶元中眞臘復讐併殺幾盡更立眞臘人為主明朝入貢詔封為占城國王其國在大海南南距眞臘西距交趾東北際海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俗獷悍果于戰鬭尚羅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芰葉冠男蓬頭女後椎結所居茅茨不得踰三尺粒食亦鮮食殺牛祭鬼驅象逐邪市用金銀焚衣祭天釀酒甕中候熱賓主繞甕坐筒而啑月恤且法水味盡而止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無閏月晝夜各分五十刻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居一歲籲天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朞年得無恙復入為王有號屍致魚者婦人也目無瞳夜飛頭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兒即死頭返

合體如故失其體不得合而危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夸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朐邪韓最大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初遣諭其王良懷入貢已復寇瀕海諸郡永樂四年以其王源道義有捕海寇功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銘之寻勘合令道寧波十年一貢後竟貢寇無常于是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脩戰艦屯駐海上防禦漸疎輒來寇刼焚殺淫穢至有不可言者

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古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國分爲二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眞臘北多山阜爲陸眞臘後復合爲一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焉明朝入貢不絕俗尚華侈東向爲上右手爲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

暹羅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在南海中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種多穫暹仰給焉元至正間暹降羅斛明初暹羅斛國王遣使入貢其國方千餘里羣山環繞峭拔崎嶇地下濕土疎惡氣候倏熱不齊自占城西南舟行七晝夜可至王宮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槃之甚固籍以藤席竹簟寢處于中王白布纏頭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尚釋教國人效之好爲僧尼婦人多智夫聽于妻妻與中國人私不爲怪男陽嵌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羣僧迎壻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利市喪禮貴者灌水銀葬民間烏葬言語類廣東俗澆浮習水戰好鬭喜寇掠市用海𧴩煮海爲鹽釀秫爲酒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卽古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東南大山西北距海阿魯那孤兒黎代三國皆隸焉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郡舍舟陸行十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大濤舶至此往往沒溺明初入貢詔封爲蘇門答剌國王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

嗣子弱不能復讐其妻發憤令于國曰能復讐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殺花面王故王妻遂從漁翁永樂中入貢上厚賜之尋故王假子率部衆殺漁翁王王子奔峭山時時相侵欲復讐十一年太監鄭和擒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數宣德中封爲王朝貢不絕其俗淳厚言語和媚室廬婚喪衣服物產類滿剌加田磽瘠少熟畨船往來財貨充牣人饒富市用金錫錢惟酋長好殺殺人輙取血浴身花面王者即那孤兒國王也國小僅比大邨止千餘家人皆黥面故號花面

瓜哇

瓜哇古闍婆國又名莆家龍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諸國明初入貢永樂二年西王與東王戰東王遂滅西王數來朝貢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厮邨中國人客此成聚落名新邨約千人家邨主廣東人畨船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富饒又南水行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

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猿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壖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拔蒙藤花蓆，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磚庫，坐臥于內。王蓬頭，頂金葉冠，胸縈嵌絲帨，腰束錦繡，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極精巧，刑無鞭撲，罪不問輕重，藤繫刃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顏色黝黑，猱頭赤脚，信鬼，坐臥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為穢也。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縈嵌絲帨，戴被金珠聯飾寶妝。喪有水葬、火葬、犬葬，惟死者所欲。

古俚

古俚為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三日可至。永樂中入貢。國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

族類分五種加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豬犬大家晨起用牛糞塗地假牛糞爲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于二將領土宜麥多馬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鏘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夸其族又有阿丹近古俚瀕海國中富饒有馬步勝兵七八千鄰國畏之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浡泥

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洪武四年入貢永樂三年詔封爲浡泥國王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由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謚恭順葬石子岡樹碑立祠封其子遐旺嗣使送歸國朝貢不絕其俗以板爲城以銅鑄甲煮海爲鹽釀秫爲酒喪葬有棺盛食無器室宇弘敞原田豐利習尚奢侈愛敬華人王服頗效中國屬國有南泥里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僅千餘家皆回回人西北大海即西洋中

有帽山平頂土人稱爲那沒黎番船皆以此爲指南依山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爲誰曰阿孤槎華言王也或曰南泥里即南巫里

滿剌加

滿剌加永樂三年入貢言願內附爲屬郡七年太監鄭和克冊封使詔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嗣王率其妃及子來朝後數遣使入貢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故未稱國隸暹羅歲輸金五千兩既奉正朔始不隸暹羅王白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屨乘轎俗淳樸尚回回教民舍如暹羅婚喪大類爪哇聯榻趺坐刳木爲舟泛海而漁傍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嚙嚙即死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羣入市覺者擒殺之

榜葛剌

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者東印度也永樂中數來入貢國最大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淛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衍甲于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

同人男髡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縧鞋躡皮履市用銀錢海𧴩五領山最大氣候常熱如夏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有橫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花彩縈帨佩珊瑚琥珀瓔珞繫臂稍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日根肖速魯奈奈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叢常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拔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家人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屛有十二月無閏風俗樸厚人好耕殖一年二熟椰茭為酒檳榔為茶又有沼納樸兒在印度中所謂佛國也永樂中亦來入貢

錫蘭山

錫蘭山在大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大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卯鳩塢人穴居男女皆裸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泊舟處濱海山麓有臥佛寺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釋重象牛瞿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罪死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國富饒地廣人稠亞于爪哇民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鬚毫留髮

布纏之女椎髻于後下縈白布飲食不令人見海洲有珠池光浮閃閃間歲一淘珠諸番貿易來市土宜稻不宜麥市用金錢重麝香綺絹青磁器銅錢樟腦永樂九年王亞烈若奈兒鎖里人紹我使途太監鄭和俘至京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若奈兒還國耶巴乃那故王族人也正統天順中數來朝貢又有小葛蘭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可至永樂中太監鄭和至其國

蘇祿

蘇祿在東南海中人鮮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常熱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妻子頭目來朝貢三王者東王爲尊西峒二王副之歸次德州卒命有司營葬西其妃妾及傔從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使封其長子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俚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無城郭俗尚回回教體幹脩頎語言

横實并白布纏頭青衣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鳴鼓吹氣候常如秋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永樂宣德間數來朝貢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葛蘭山海西北行一晝夜可至永樂三年入貢時太監鄭和使至其國國王鎖里人也首纏黃白布上不衣下紫絲帨束絲壓腰綴椰木葉苫屋國人五種曰南昆與王同類祝髮線懸脛為貴族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曰哲地次牙繪曰革全又次鼻環者曰木瓜木瓜濱海而居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上衣不過膝途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起王尚浮屠敬象牛建寺範金為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有曰濁肌者蓋優婆夷也人不剃胎髮髮毿毿垂後牛糞灰塗體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氣候常熱多雨市用金銀錢銀錢十五當金錢一

溜山

溜山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上齊無城郭依山聚居八部稍大皆以溜名可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上人

曰此弱水三千也人巢居穴處不識菽粟以魚蝦鰾衣草木葉蔽前後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溜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俗淳厚業漁好種椰樹氣候常熱如夏市用銀錢椰皮結繩可貫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永樂中來朝貢、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敦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明初置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夸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又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忠順王卒兄子脫脫嗣脫脫卒封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守哈密忠義王卒弟孛羅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被弒無子王母理國事會土魯番速壇阿

九欲以哈密掠赤斤諸番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遣番離散王母外孫罕愼避居苦峪未幾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守臣乘閒請封罕愼嗣忠順王入哈密弘治元年阿黑麻殺罕愼遣使入貢乞立爲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不可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勅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尋陞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克列數種强虜時擾哈密必得元裔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阿黑麻又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後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已而西去令頭目牙蘭據哈密及河西巡撫許進率兵討之牙蘭遁去後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中朝復封爲忠順王陝巴死子拜牙即嗣欲叛中國奄克孛剌不從遂棄城走入土魯番是後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為酒泉、燉煌二郡、唐沒于吐蕃、宋入西夏、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之子塔力尼、率五百人來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尋陞為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僉事、十一年遣頭目獻叛虜、陞指揮使、厚賜之、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宣德後、朝貢不絕、自土魯番㬰哈密、人遂散亂、

安定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方千里、無城郭、馬乳釀酒、氊帳為廬、洪武七年、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入貢、令分其酋長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八年、設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成化中、為土魯番殘破、苗裔無考、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中、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以後遣人入貢、嘉靖中衛人牙木蘭為土魯番所刼、又率衆侵哈密、擾我甘肅已而牙木蘭擁帳來歸、土魯番請還我哈密易牙木蘭

兵部尚書胡世寧以爲不可遂止當是時嘉峪關西諸衛皆爲土魯番侵擾不復爲我藩蔽矣

罕東

罕東衛西戎部落洪武廿五年侵塞涼國公討之土酋哈咎遁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衛左二衛官其酋長自是歲貢不絕二罕東皆在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峪關外二罕東最弱土魯番迭入哈密更不能支流散各城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得生聚復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番嘉靖中王瓊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且萬石坐困邊儲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漢罽賓也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東西相距千里地平山川鐵門峽阿木河最大風景偉麗土田膏腴宜五穀城依平原濠深險北有子城王居高廣在城北隅王白帽城中逵巷縱橫肆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此交易用銀錢禁酒俗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極精巧以羊皮裹經文文字泥

金書、人物秀美、多藝能尤善作室、洪武二十年國主帖木兒遣使奉貢、帖木兒本元駙馬、卒孫哈里嗣、已而兀魯伯貢馬、或曰、兀魯伯卽哈里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藍、達失干、西有碣石、迭里迷、皆隸焉、碣石、西去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硤、兩壁懸崖、宛如斧鑿、行二三里、出硤口有門、土人曰此鐵門關也、西去七百里、曰卜花兒城、居平川、民物富庶、五穀桑麻、大類中國、

天方

天方、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城、宣德中入貢、俗用回回曆、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男女辮髮、馬乳拌飯、

土魯番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芋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中、員外陳誠使至其國、誠言城

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星屋南登山坡之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沐頭髮處也循峽東南得大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崖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土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土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整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虜患專顧防西夸夸種中土魯番最行狡宣德後遣使來貢成化弘治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西鄙殺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拜牙即是時專伺哈密至正德遂數犯甘肅嘉靖以來土魯番強獗破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員外奉使時矣

黑婁

異貴、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其地山水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中、遣使朝貢、

鹽澤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千餘里、在平川中、廣不二里、黑的兒大者稱王、居鹽澤、既死土酋強者統之、產石鹽、堅白如石、可琢為器、以盛肉食、不鹽而鹹、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為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皆隸焉、洪武廿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歷賓等來貢、十二年、員外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壘石為屋、屋若高臺、無梁棟、墻壁牕牖皆金碧琉璃、門扉雕刻嵌骨角、屋旁設氈帳房為燕寢所、金茵重茵、民土房或氈帳、上下相與、直呼名、雖王亦然、相見稍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為禮、致意于人、則云撒籃、少族類、飯食就地、無匕箸、交易用銀錢、錢三等、無正朔曆

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稱十二國用瓷爲男先首
衣尚白喪易青黑無棺槨不祀鬼神祭先于墓所人多
善走日行可三百里氣候常煖市中流水四時不斷多
水磨風磨磁器尤精巧有桑宜蠶爲紈綺細密過中國
農不甚勞然多麥田美畝每歲更休地力得完也餽贈
賜予宴會極豐厚男女瀆亂無恥大抵西域城郭諸國
咎烈最鄙陋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諸經義省刑罰薄
稅斂寡爭訟好施予務農桑諸國又不及也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初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
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
三十藏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始傳入中國其地
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頻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
庶種五穀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
不食豕肉織文雕鏤器皿最精巧宣德中入

于闐

于闐大國漢唐晉宋朝貢不絕永樂中員外陳誠至其
國國主微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荒

垣毀屋生理極蕭索自西戎奉職貢始得休息行賈諸番遂富饒桑麻禾黍宛如中土人機巧喜浮屠好歌舞工紡織楷見輒跪得聞遺書戴于首乃發猶知尊畀禮節狀貌亦似華人其山葱嶺爲大嶺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境內有哈矢哈力宣德中入貢或曰郎阿力馬力

火州

火州在嘉峪關外行可一月至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已校尉屯田于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後魏初有闞伯周者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土番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貢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明號火州亘昇下山色如火天氣多熱賊方十餘里永樂七年遣人朝貢十二年員外陳誠至其國言其風物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已校尉並居焉宣德後入貢不絕俗頗向奴烏蔴

事天神信佛法好騎射時節潑水為戲其山川靈山[illegible]
頻海交河為大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沙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土人謂之旱海出用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鬱土宜穄麥麻豆有小葡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葡萄氣候和煖風俗醇樸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罩刺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巾垂髻於額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元時名別失八里馬哈木封此洪武以後入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宮室逐水草往牧設帳房氈罽衷暑坐臥于地王戴小罩刺髻鵝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飲食肉酪或食穄麥為毛布多霜雪平曠之地夏秋暑熱深山大谷六月飛雪

俗饒矢服用努穢上下無紀律其山白山葱嶺爲大有熱海然氣候常寒

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洪武中入貢又有西洋瑣里近瑣里其國差大洪武永樂中數來朝貢

婆羅

婆羅負山面海人多念佛素食惡殺喜施永樂中入貢

拂菻

拂菻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洪武中入貢

古里班卒　甘巴里　碟里　打回
答兒密　阿速　沙哈魯　彭亨
呂宋　日羅夏治　忽魯母恩　忽魯謨斯
阿魯　阿哇　合貓里　麻林
古麻剌　亦思把罕

諸國俱在海中永樂朝皆來入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寠之食常傭鄰國永樂宣德間數來朝貢

撒黄誠

撒黄誠多高山，水流深，架木為渡，日中為市，諸賈皆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永樂中入貢。

入答黑商

入答黑商，山川明秀，人樸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于此，永樂中入貢。

覽邦

覽邦，去西域遠甚，地多沙磧，麻麥之外無他穀，山無峯巒，水亦淺濁，好佛，勤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洪武後數來入貢。

火剌札

火剌札，四圍皆山，山無草木，水流曲折，無魚蝦，城俱壘甎，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俗尚佛，重僧，喜中國磁器、針線，永樂中入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城近山，山下有木，赤色，望之如火然，俗尚佛，婦人主家事，交易用錢，宜麥稷，無稻穀，宣德中入貢。時有白葛達、黑葛達，俱海中小國，亦來入貢。

乞力麻兒

乞力麻兒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illegible]中

國[illegible]黃麝香[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務[illegible]射獵有[illegible]巷無[illegible]

交易[illegible]用[illegible]錢永樂中入貢

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宣德中數來朝貢又有納失者罕東去失

剌思數日程皆沙行[illegible]中永樂中亦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風景秀麗土地廣衍泉甘而[illegible]

不暢茂[illegible]甚數城以合[illegible]居以孔覆王東向[illegible]馬

頗有[illegible]國人勤種織市[illegible]交易其無盜[illegible]樂土居

洪武中入貢時有百花亦來入貢百花在海中依山爲

國國中有市花奇獸民俗饒富

白[illegible]虎兒

白[illegible]虎兒昔合連麻直兒[illegible]有[illegible]虎出[illegible]林中遇

國及人[illegible]國人稀[illegible]西方神虎降

[illegible]是[illegible]其國永樂中入[illegible]

乞力麻兒

乞力麻兒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雖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務農喜射獵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錢錢永樂中入貢

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宣德中數來朝貢又有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永樂中亦來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風景秀贍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艸不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種織市村交易楚無寇盜稱樂土焉洪武中入貢時有百花亦來入貢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奇樹民俗饒富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先時常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及人不傷旬月後不見國人稱神虎謂西方神虎降精以是名其國永樂中入貢

西番卽土番朩芜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元世祖始為郡縣洪武六年介諸酋舉故官授職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王如來大寶法王俱賜印誥朝貢不絕風俗質樸上下一心君臣為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酪衣氊居毳帳務耕牧好狠鬭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讖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湟水為大

韃靼

韃靼北胡也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漢時匈奴最強匈奴弱而烏桓遂盛漢末鮮卑滅烏桓鮮卑既衰蠕蠕強大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為盛女真滅契丹號金侵中國遂僭稱帝其別小部曰蒙古曰太赤烏曰塔塔兒曰克烈各有分地蒙古并諸部滅女真及宋國號元入主中國明興元順帝遁歸沙漠傳子愛猷識里達臘壽卮子脫古思帖木兒立為可汗明兵出塞獲其子地保奴脫古思帖木兒為也速迭兒所弒諸大臣立坤帖木兒為可汗而猛哥帖木兒為厄

剌王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立爲可汗阿魯台
等佐之馬哈木者居瓦剌時時與阿魯台相讐殺自順
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鬼力赤衰諸酋立
本雅失里爲可汗殺我使臣給事中郭驥我遂封瓦剌
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命佝
本雅失里我兵出塞本雅失里敗走阿魯台來降封爲
和寧王而馬哈木又叛我兵討之敗去阿魯台又叛弒
本雅失里自稱可汗馬哈木屢敗阿魯台而瓦剌强盛
瓦剌三王馬哈木獨强洪熙元年馬哈木欲自立爲可
汗恐衆不附仍立元裔脫脫不花爲可汗居沙漠北馬
哈木居瓦剌宣德九年阿魯台死正統元年馬哈木之
子脫懽在沙漠西北與其部酋朶兒只伯相讐殺脫懽
死其子也先爲太師驍勇陵脫脫不花景泰中遂弒之
自稱田盛大可汗已而爲其平章哈剌逐死天順初孛
來殺哈剌立小王子小王子又爲孛來癘王子所弒而
立脫思爲王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成化中阿羅出
結癿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出入河套癿加思蘭强
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都魯王入河套滿都魯稱可

汗而乩加思蘭爲太師與毛里孩乜烈忽孛羅忽出入
塞下乩加思蘭欲殺滿都魯而立斡赤來爲可汗不克
亂加思蘭爲滿都魯所殺滿都魯袞而把禿猛可王弘
治初把禿猛可死弟伯顏猛可立爲王當是時亦剌與
伯顏猛可皆遣人入貢而火篩數入寇火篩者小王子
部落也與小王子相讐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
次阿着阿爾倫台吉既遭弑有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
幼阿着稱小王子阿着死衆立卜赤卜赤死而不及見
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見台吉卽乜明或曰卜赤子
也阿着二子曰吉囊曰俺答亦不剌部從吉囊火篩部
從俺答子是小王子種落又盛嘉靖中吉囊俺答最強
犯我陝西河東雲中上谷而亦不剌叉至剌時時出入
寧夏甘肅塞下吉囊死其子板不賚與不及見台吉出
入河套由古北口犯京師自後秦晉燕代漁陽遼東西
無寧歲歲請費帑金數百萬計征調勞費而權門大吏
寵賂益章本兵邊鎮文武大臣多受誅僇戰守無策專
事蒙蔽矣其俗無城郭宮室徙帳房逐水草畜牧射獵
徵會刻木封箭爲信挾其長技上下山谷聚散不常

蘇吉丹

蘇吉丹今訛爲思吉港闍婆支國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逾東則尾閭所居非人世矣

采佛　丁機宜　啃吟　順哈

四國俱在海中自古不通中國

吉里地悶

吉里地悶與爪哇接迦羅山最稱奇秀山皆旃檀至伐爲薪俗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氏文字以石片紀事總於繩爲一結訟則兩造各牽羊曲者沒之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交郎馬神

交郎馬神國近山以木爲城居民築室大類三佛齊初以蕉葉盛食反通中國漸用磁器王出乘象或泛舟威儀甚都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皆髮苦短見華人髮長羨之或紿曰我長用華水沐耳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靳以資嘲笑間擕香蕉茉莉相贈入山深處有郵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逢人羞澁掩面欲避按水經注其國一稱文狼或曰馬文淵遺

兵流寓號馬流者殆其苗裔云

佛郎機

佛郎機在海西南近滿剌加正德中入貢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王會羈使以聞詔給方物遣歸畨東莞劫行旅至掠食嬰孩廣人苦之守臣率兵攻之乃遁後復託言他國來貢俱絕之不納嘉靖中廣東巡簡何儒嘗招降佛郎機人得其蜈蚣船并銃法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風浪用板捍蔽矢石長十丈闊三尺旁架櫓四十餘置銃三十四約每舟撑駕三百人櫓多人衆雖無風可疾走銃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因名曰佛郎機

和蘭

和蘭即紅夷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人深目碧睛長鼻赤髮閩人因呼紅毛番又稱紅夷云紅夷富金錢遇華人貨當意輒厚償不甚較價直不習戰屢為中國驅逐始募倭衛鋒所恃獨銅銃其舟甚大不便回旋可以計破今紅夷銃法盛傳中國佛郎機又為常技矣

芙洛居

美洛居在東海中稱蕃富紅夸佛郎機歲相攻殺華人流寓者因爲游說分兩國相界處一高山以山北屬紅夸山南屬佛郎機自是其國苦兩屬賈舶亦饒舌矣

賓童龍

賓童龍與占城接即宋賓同龍國有雙澗水清澈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其地也目蓮居址尚存

勿斯里

勿斯里在海中所轄州十六部落三百六十每部供國用一日國中有大塔高二百丈若被兵則據塔拒敵容二萬衆或云其國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極甘每溢可浸田水過而耕莫知其源江上有鏡盜兵來輒先照之

木蘭皮

木蘭皮在西海中自大食舟行正西涉海百餘日方至一舟容萬人中有酒肆機杼舟之大無過木蘭者物產亦異粒長三寸瓜圓六尺香櫞桃榴並巨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割腹取脂縫合仍活秋風忽起人獸急就水飲稍遲渴死

木骨都東　卜剌哇　急蘭丹　奇剌尼

夏剌比　窟察尼　烏涉剌踢　魯密
彭加那　捨剌齊　八可意　火巴夯替
剌撒　喃渤利　千里達　沙里灣泥
諸國俱在海中永樂中皆來朝貢。

魯迷

魯迷不詳所始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中數來朝貢使歸
頗索加賞云往買羌剌道費且二萬金詔定五年一貢

哈三　哈烈兒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掃蘭　也克力　把野沙　把力黑　俺力麻
脫忽麻　察力失　幹失　卜哈剌　怕剌
你沙兀兒　克失迷兒　帖必力思　果撒思
火壇　火占　苦先　牙昔　牙兒干　戎
白　兀倫　耶思成　坤城　捨黑　擺音
克癿

諸國俗多不可考會典載西域朝貢經哈密者三十八
國此其三十一也其哈密賽蘭亦力把力失剌思沙鹿
海牙阿速阿端俱詳在前又永樂中遣使入貢有日落
國

雲南夻苗

百夻種曰僰人、爨人、各有二種即黑羅羅、白羅羅、麽些二
禿老些門、濮人、和泥蠻、土獠、羅舞羅落、撒摩都、摩察、儂
人、沙人、山後人、哀牢人、峨昌蠻、僰彝蠻、魁羅蠻、傳龢蠻、色
目、猓猓、夲丁蠻、栗些叉、

兩廣猺獞獠蠻黎

廣西猺、多姓冬氏
懷遠皆有之、猜氏晴江之與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
修仁永福、而忻城蔣經生、舍夲能忍飢獲多居桂之荔浦
生熟二種、以入編籍為猺天河永順九隴其慶遠思恩夲
前火餘自稱火猺有撫水猺無酋長板籍惟推勇者為
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酋多處遠、酋多蒙姓有西原
西南今羈縻州峒多古蠻地、瓊州有廣原蠻出邕州
峰諸蠻盤據號黎人、最中者為生黎、不與州縣山絕嶮工
為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弘治、峽供奸
之產半為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藤高化征夫黎
利其土占居
之、各稱峒酋